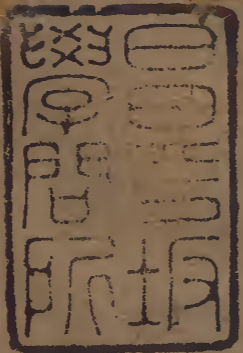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八

十三



漢書門			
八	六	八	類
一	九	號	
一	函		
三	架		
九	冊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七	六	書	
函	三		
二	五		
一	八		
架	冊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08	
冊數	35	(13)	
函號	277	203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之八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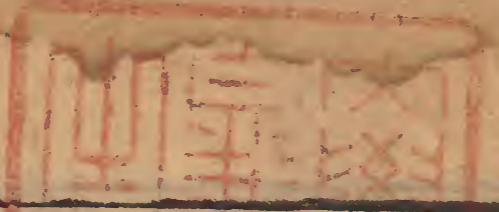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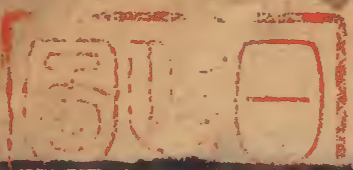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太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太王之時商道衰而用日疆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

夫子是謂泰伯  
論語  
卷八泰伯  
一  
近譬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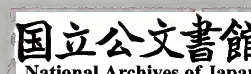


翦商之心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太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叩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或問**曰。何以言三讓之為固讓也。曰。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辭。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故古注

但言三讓而不解其日也。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無所據矣。其為至德何也。曰。讓之為德美矣。至於三則其謙誠矣。以天下讓。則其讓大矣。而又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非有為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至極而不可加也。曰。大土有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不合于中庸之德矣。曰。大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非有愛憎私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不為狷。王季受之。不為貪。不赴毀傷。不為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所以為至德也。

**詩類**問泰伯可謂至德。曰。這是於民無得而稱焉。處見。人都不去看這一句。如此則夫子只說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箇字。公更仔細去看這一句。煞有意思。義剛言夫子稱泰伯以至德。稱文王亦以至德。稱武王則曰未盡善。若以文王比武王。則文王為至德。若以泰伯比武王。則泰伯為至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比泰伯也。是不得全這一心。以是如此。





義剛又言泰伯若居武王時牧野之師也自不容已  
 蓋天命人心則這裏無轉側處子曰却伯泰伯不肯  
 恁地做聖人之制行不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雖  
 是說他心只是一般然也有做得不同處范益之問  
 文王如何曰似文王也自不肯恁地做了縱使文王  
 做時也須做得較詳緩武王做得大故龔暴當時紂  
 既殺火了武王又却親自去斫他頭來梟起若文王  
 所以東坡說他不是聖人雖說得太過然畢竟是有  
 未盡處義剛曰武王既殺了紂有微子賢可立何不  
 立之而必自立何也先生不答但蹙眉再言這事也  
 難說○陳仲亨說至德引義剛前所論者為疑曰也  
 不是不做這事但他做得較雍容和緩不似武王樣  
 暴秦伯則是不做底若是泰伯當紂時他也只是為  
 諸侯太王剪商自是他周人恁地說若無此事他豈  
 肯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泰伯不從不知不從甚麼  
 事東坡言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只是不管他此說  
 也好但文王不是無思量觀他勘黎伐崇之類時也

顯然是在經營又曰公劉時得那土做得盛到太王  
 被狄人苦楚時又衰了太王又旋來那岐山下做起  
 家計但岐山下却亦是商經理不到處亦是空地當  
 時那也只是一片荒涼之地所以他去那裏輯理起  
 來○因說泰伯讓曰今人纔有些子讓便惟恐人之  
 不知○問三以天下讓程言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  
 身三也不知足否曰據前輩說亦難考他當時或有  
 此三節亦未可知但古人辭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  
 讓○問泰伯逃必之刑蠻斷髮文身者蓋不示以不  
 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其位未定終無以仁天下遂  
 文志而成其遠者大者泰伯之讓上以繼大王之志  
 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為天下之公而不為一身之  
 私其事深遠民莫能測識而稱之曰此意甚好非惟  
 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泰伯之讓權而不  
 失其正所以為時中也逃本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  
 權然後得中雖變而不失其正也○問泰伯之讓知  
 文王將有天下而讓之乎抑知太王欲傳之季歷而  
 讓之乎曰泰伯之意却不是如此只見太王有剪商



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見自家做不得此事便掉  
 了去左傳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從即是不從太  
 王剪商事耳泰伯既去其勢自傳之季歷而季歷傳  
 之文王泰伯初來思量正是相反至周得天下又都  
 是相成就處看周內有泰伯虞仲外有伯夷叔齊皆  
 是一股所見不欲去圖商○問泰伯知太王有取天  
 下之志而王季又有聖子故讓去曰泰伯惟是不  
 殺一王有天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底道理太王湯武是  
 伐罪為天下除殘賊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變  
 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實只是一般○問泰伯知太王  
 欲傳位季歷故斷髮文身逃之荆蠻示不復用固足  
 以遂其所志其如父子之情何曰到此却顧卹不得  
 父子君臣一也○太王見商政日衰知其不久是以有  
 剪商之意亦至公之心也至於泰伯則惟知君臣之  
 義截然不可犯也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  
 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問泰伯事曰這事便是難  
 若論有德者興無德者亡則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便

當有革命之事畢竟人之大倫聖人且要守得這箇  
 看聖人反覆嘆咏泰伯及文王事而於武又曰未盡  
 善皆是微意○問集注云太王因有剪商之志恐魯  
 頌之說只是推本之辭今遂據以為說可否曰詩中  
 分明如此說又問如此則太王為有心於圖商也曰  
 此是難說書亦云太王肇基王迹又問太王方為狄  
 人所侵不得已而遷岐當時國勢甚弱如何便有意  
 於取天下曰觀其初遷底規模便自不同規模才立  
 便張大如文王伐崇伐密氣象亦可見然文王猶服  
 事商所以為至德○泰伯章所引之心即夷齊之心  
 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不是說遜國事自是說夷齊  
 諫武王不信便休無甚利害若泰伯不從剪商之志  
 却是是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非說  
 遜國事也○泰伯之心即伯夷叩馬之心太王之  
 心即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並行而不相悖然聖人稱  
 泰伯為至德謂武為未盡善亦自有抑蓋泰伯夷  
 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  
 但其間不無些子高下若如蘇氏用三五百字罵武



王非聖人則非矣於此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  
悖處乃善因問泰伯與夷齊處若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  
甚焉者何也曰夷齊處若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  
父子之際又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辨且去某書  
謂太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去也

**附**朱子曰論語兩稱至德一為文王發是對武王誓

師而言一為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剪商而言若論  
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  
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  
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

**同**金仁山曰泰伯採藥荆蠻而人心翕然歸之遂成  
吳國使其襲周邦之盛而為之豈不足以有天下故  
夫子斷之曰以天下遜也且泰伯之遜人知其遜國  
耳而豈知其遜天下哉故曰民無得而稱焉○吳越  
春秋古公三子古公周大王之本號後乃尊為大王  
名直父長曰泰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  
歷娶大任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典  
王業者其在昌乎泰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

託名採藥于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身因其俗為夷  
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  
蠻國民君事之自號為勾吳○洪氏曰仲雍之讓一  
也何以獨稱泰伯泰伯當立者也○陳氏曰泰伯讓  
國而得見其迹其讓天下人莫知其心所以聖人表  
而商周興亡之際而欲全君臣之義其類夷齊而又  
狠其迹也○蔡虛齋曰觀集註所序見太王所以有  
剪商之志者一則以商道衰二則以周曰疆大三  
則又以孫昌之聖存王天下之理也○泰伯不從此  
正泰伯之所以讓天下處至於與仲雍逃之荆蠻者  
特以遂其父傳歷之志蓋知太王剪商之志既不可  
回傳歷之志又不當拒故去之以滅其迹非固以無  
君之罪而嫁之也若讓天下處却在之前之不從上此  
亦因其不從故有是事也自太王乃立季歷以至武  
王乃克商而有天下皆是敘周家來歷見得武王只  
是終太王剪商之事耳非固以文武之有天下實泰  
伯之所讓也○泰伯若從太王剪商之志則天下為



泰伯有矣故曰三以天下讓非以後來文武有天下而推原以歸於泰伯也其實何曾以天下讓也○泰伯若從太王志則太王時雖未有天下至泰伯便當有天下矣註云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何以見之泰伯采藥荆蠻而人翁然歸之遂成吳國使其襲周邦之盛而為之豈不足以有天下故夫子斷曰以天下讓也○泰伯之讓季歷正與伯夷之讓叔齊其事迹與心正相契合而註不言者泰伯之以天下讓不在此也故集註不曰即夷齊讓國之心而曰即夷齊扣馬之心云云○夷齊之所執者君臣之義也泰伯所執者亦君臣之義也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夷齊之於武王有犯無隱其去就難以顯其迹泰伯處父子之間則常有隱無犯其去留不可以顯其迹此所以民莫得而稱之者也在德只在可取不取上而帶又其迹意不可全重去了或曰人知泰伯之逃荆蠻耳而不知其讓國也人但知其讓國也而不知其讓天下也此說不是全

說以天下讓季歷而與所謂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者相背矣不必依○此章一則見泰伯全君臣之義所謂三以天下讓也二亦足以見泰伯全父子之恩所以民無得而稱也重在君臣之義至父子之恩亦帶說對待舉不得○呂晚村曰剪商二字是就周家功德人材與太王作為規模而言三代聖人皆以天命人心為重有天下為輕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所不為太王武王同也得百里之地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泰伯之所同而泰伯不為此泰伯之所以為至德也故太王剪商武王伐紂與後世取天下心腸天懸地隔豈儒先看商得翦商伐紂與後世取天下無異故朱子與陳同甫論漢唐之君不可以接三代寧可千年架漏正為此也若謂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高宗復興者六十年不可謂衰此皆後世取天下議論也殷之衰也始于雍已而興于太戊至仲丁外王復衰而再興于祖乙至南庚復衰而三興于盤庚小辛復衰而四興于武丁至祖庚祖甲一衰不可復矣此商家興衰始末也然則太王遷岐之時商



已四衰矣。武丁雖賢，僅足以支六十年。周家積功累仁，其典勃焉。天命人心之際，聖如太王，有不知之者乎。且古之興衰論德，不論勢。德盛而歸之者多，則為興。德失而歸之者少，則為衰。文王三分有二，原是紂之天下。未嘗割據而有也。然則太王德盛而人歸，其為翦商何疑。善乎朱子之言曰：泰伯之心，即夷齊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太王之心，即武王之心。古今之通義也。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須見得二者並行而不相悖，乃善。此義非特今之庸儒不知，其誤實始于元儒。金山仁山又得之王魯齋，魯齋求其說而不得，則曰：朱子用古註未及改也。及語錄與註脗合，則仁山又曰：語錄出門人所記，恐不足以證集註。嗚呼！朱子之學之失傳，豈待今日哉。○君臣之義原為天下而存，太王為天下而翦商，武王為天下而伐紂，泰伯為天下而讓位，王季為天下而受命，其義一也。故詩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錄無喪，奄有四方。作邦作對，而曰自泰伯，則泰伯之宜有天下可知。稱王

季則曰：友兄錫光受祿。言承泰伯之意，能篤周之慶而受天命，以彰其知人之明，為讓德之光，則翦商亦泰伯所遺也。泰伯自不欲為，且見王季之足以有為，故三讓以自全耳。朱子謂太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故泰伯去之不為，猶王季受之不為，貪又云：論其志，則文王固高于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于文王。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武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尤表裏無憾。又云：二者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乃善。合此數條觀之，足以見集註之無疑。金山不明此義，自以其人欲之心胸妄疑古聖人之大義，與後世取天下並論不知此中正相反。太王翦商，子孫以此頌其祖，而不為嫌，豈數百年中聖君賢相名卿學士無一人知修節訂正之而待今日為之幹旋洗刷乎。蓋事出天理本無可諱避也。若莽操之篡奪，必以功德禪讓自文。今欲為太王去翦商之名，是以莽操見識看太王也。乃反議集註未改，此以庸夫之腹度聖人耳。豈足與讀集註哉。○伯夷叩馬，武王伐商，俱是聖人天理極



至中事。太王原非陰謀。只是辭不得。泰伯原非謂商不可翦。只是白不欲承當。兩者本自合轍。說壞一邊固非。周旋兩邊亦非也。孟子謂伯夷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如俗儒言則凡聖人得百里而君。即非朝廷之福。即非至德。不則孟子之言詩矣。○泰伯于古今之通義。天地之常經。是見得並行而不相悖。但這邊事自有入承當自己斟酌。却須如是乃安。而行之又極盡其善。所以為至德。若泰伯原只見得一邊道理。又何須云以天下讓耶。○逃父文身。本非正理。必須行權。乃為得中。故曰處君臣父子之變。此變字言禮之變。非變故之變也。○無得而稱。不是民之不能稱。泰伯亦不是泰伯不使民稱。只是其行甚高。所謂知我其天也。其迹又民所謂蕩蕩無名也。民雖欲舉一端以頌之。不可得耳。○**異**大舍仁山金氏曰。按詩太王實始剪商。不過謂周家剪商之業。自太王始。基之爾。且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宗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乙。祖甲。二十二祀而生文王。其時商未衰也。大王

亦安得有剪商之志哉。况大王前日猶然奔國於狄人。侵幽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大王之心。決不若此。其悖也。○三讓曰終讓。或問亦嘗引之。則此固遜字。當收為終。遜則貼本文。作終以天下。遜於事理為通。蓋王季及文王至武王而終有天下。○善按劉氏敞云。所謂三以天下讓者。言自竄荆吳以讓季。歷也。所以讓季。歷者。以季歷有昌也。所以貴昌者。以昌有發也。泰伯見季歷既仁而文武又聖。知天之意。方大啓周室。必有天下。故默焉而逃。是泰伯讓。又明道亦云。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為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伊川云。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為三公矣。此皆於經文三讓字親切。○雙峯饒氏曰。泰伯逃以成父之志。所以順天命于幾微。而下為他日開拯民水火之地。非特遜國而實以天下遜也。○新安陳氏曰。泰伯既不從大王。剪商之志。苟不併與仲弟逃之。則大王無由傳之。季歷不得遂其志矣。今自泰伯與仲



雍俱逃遂傳季歷以及武王而有天下是周有天下  
 由于泰伯之逃人但見泰伯之逃而不知其實以天  
 下讓其讓隱微無迹可見更涉三世事幾泯滅人安  
 得而稱之必待夫子推原周得天下之由發其潛德  
 之幽光而後人始知之歟○林次崖曰當太王之時  
 商道雖云寢衰猶未至狼狽大王如何遽萌剪商之  
 志縱至此亦將如何施設不但太王之心不如此其  
 事亦有難為者窃意太王自遷岐之後聲勢日大若  
 以泰伯繼之定是不可矣泰伯有見於此故逃之荆  
 蠻以避之後人追論王業之所自起則曰起於太王  
 夫子追念泰伯當時之去不是以國讓季歷寔以天  
 下讓於商云耳朱註泰王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  
 二句是誠可疑通鑑胡雙湖之說似可信○仇滄柱  
 曰朱子據古註遂謂太王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  
 卽夷齊扣馬之心依此則讓天下作現在實事說重  
 在君臣之義小父子兄弟意稍輕但金仁山胡雙湖  
 皆謂實始剪商是後人推原之辭太王之時商道未  
 衰安得有伐商之志泰伯之讓國因太王欲立王季

而去依此則讓天下是後人推論之辭重在父子兄  
 弟上而君臣一邊可不必矣愚意太王欲傳位季歷  
 只如孤竹君之事泰伯遜國而去亦與夷齊同轍但  
 托採藥以行故民無得而稱耳若說泰伯不從剪商  
 而讓國則傳季及昌適以成太王之謀何謂至德斷  
 從讓周之說為正

**辨**按諸家謬妄只以為集註主泰伯讓商耳因又生  
 出讓周一說來謂泰伯若是讓商而逃反成太王之  
 謀當日止欲讓位於季以全父子兄弟之倫以豎儒  
 之胸駁朱子之說自我看來集註並未專主讓商亦  
 未單撇讓周紛紛嘖嘖徒增魔障耳觀其着太王之  
 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強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太  
 王因有剪商之志一段在先見大王有道濟天下之  
 心下卽緊接云而泰伯不從見泰伯却有不欲自為  
 之志下復接云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  
 之卽與仲雍逃之荆蠻見太王道濟天下之心終不  
 能已而泰伯不欲自為之志終不可易故以一逃全  
 已志而順父心下又接云於是太王乃立季歷傳國



藏板

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于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見泰伯宜有天下而不居。至周終有天下而不顧。所以獨全其心之表裏而無憾。故為至德。然則朱子以為讓商耶。以為讓周耶。猶恐人不明。白下又總斷其意云。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乃棄不取四字。妙絕。蓋只就泰伯身上見其宜有天下。而不居。故謂之曰讓。當其不從。剪商止自全。其君臣之義。而何論乎。商之廢與興。及其逃之荆蠻。止自全。其不欲之心。而因以全。災之心。而豈有意乎。周之得與失。故始而相反者。各行其志也。既而相成者。各遂其志也。一則天地之常經。一則古今之通義。而泰伯尤表裏無憾。所以為至德。吾不知朱子之說。為讓商耶。為讓周耶。○泰伯當日子君臣父子兄弟間。若有一毫不合道理。便不算表裏無憾。便不可謂之至德矣。不欲取商家天下。只是泰伯自家要存君臣之義。至商能保守天下。與不能保守天下。固不問也。因太王欲傳位季

歷以及昌。便與仲雍逃之荆蠻。亦只是自不從太王。非禁止太王與後人。做此事。故國不妨於讓周之後。不妨於有天下。泰伯此時亦不計也。其心即扣馬之心。是本意為商。事之難處。有甚焉者。是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朱子又謂始相反。繼相成。○商道寢衰。周日強大。是就國勢而言。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又是就周家世德而言。太王因有剪商之志。因有者。因商周國勢與周家世德。而知天命。人心有所係屬也。則剪商之志。已非覲覲神器可知矣。况太王此時遠見文王於數十年之後。而目今不但未有其事。並無其萌。則泰伯所謂不從者。亦是自知其德之可以有天。下而不欲為也。不然。更不從。箇甚麼。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朱子却序在泰伯不從之下。便見泰伯若從太王。亦不傳季歷。以及昌矣。有文王之聖德。輔泰伯之德。安在其不王乎。泰伯知之而遂與仲雍逃去。則其不欲違父志。而傷父心。可知何得謂定讓商。非讓周耶。細玩註語。纍纍如貫珠。奈粗心人。不肯體貼何。○朱子謂三讓。則讓之誠。以天下則讓之大。而

近譬堂



又隱晦其迹，非有為名之累。至德必兼此三層說。朱子雖亦有重無稱之論，以君臣之義可以隨意行之，而父子兄弟骨肉之間，稍有痕迹，便不能無憾。尤為難處，故有此言。非單以無稱為至德也。

禎按：陸雲若云：只在民無得稱處說。出至德三讓句，不須推求辨難。蓋三以天下讓五字，從夫子意中看出，不必原有是說也。若原有是說，則已非無得而稱矣。愚意三以天下讓，雖從夫子意中看，然亦非懸空無着。伯之可有天下而不居，以全君臣之義，聽周有天下而不顧，以全太王之心，其至德之實全在三讓句無待而稱，只在讓字內。又是善行其讓處，不得脫離也。

○仇滄柱謂：秦伯剪商，便不當讓國。讓國反成太王之謀，何為至德。一團私意，如何可論。聖人夫不欲剪商者，自家不欲做此事也。傳季及昌以全太王道濟天下之心，則與父心既無所傷於已，心又無所歉，正是至德。如何反失其至德。如渠說力主讓周，則又將父子互成其謀耶。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蕙，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禮** 禮只是理，只是看合當。恁地若不合恭後却必要去恭，則必勞。若合當謹後，則不蕙。若合當勇後，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後，却須要直。如證羊之類，便是。

**絞** 大全朱子曰：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

**禮** 伊川曰：恭而無禮，則不安。故勞慎而無禮，則多懼。故蕙勇而無禮，則不順。故亂直而無禮，則好評。故

**同** 慶源輔氏曰：恭慎柔德也，勇直剛德也。四者雖皆美德，然無禮以為之節文，則過而為四者之弊。○雙峯饒氏曰：恭而過則病於夏畦者有之，是謂勞慎而過則畏首畏尾者有之，是謂蕙勇而過則犯上作亂。



者有之。是謂亂。直而過則證。父攘羊者有之。是謂絞。四德以得中為貴。禮是中底準。則無準則則失之。過故有弊。○蔡虛齋曰：勞蕙亂絞。只就無禮處說。不是無禮了。方勞蕙亂絞。○呂晚村曰：此言四者皆德行之美。而無禮以節之。則有是弊耳。非言由禮而生恭。慎。勇。直也。且恭字義猶近之。下三句又如何例說得去。○有謂有禮則簡。故不勞。曰：禮自有繁者。繁亦不勞。勞非繁難之謂。恭而有禮。亦非簡之謂。大禮必簡。言禮之大者多簡耳。非禮主于簡也。

**異** 林次崖曰：恭而無禮。則有不當恭而恭者。故勞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如燕居則中。申天天可也。今不問

閒居與見賓。都一發恭去。無時少休。何等勞苦。**辨** 按禮只一箇禮。四德之美。皆不可無禮以節文之。然恭自是恭之禮。慎自是慎之禮。勇自是勇直之禮。一總圖圖看。便不見各句精義。○四者之弊。都就過一邊說。蓋不及恭。則已不可謂之恭。不及慎。則已不可謂之慎。惟一味過於恭。慎。勇。直去了。所以有勞蕙亂絞之弊。或曰：如此說。則但當節之以去其太過。

而不必兼言文之矣。註何以統節文而言。曰：恭。慎。太。過。固。是。不。知。節。矣。然。病。於。夏。畦。畏。首。畏。尾。究。不。得。謂。之。文。也。勇。直。太。過。故。致。犯。上。急。切。然。謂。之。有。文。可。乎。是。知。有。節。有。文。只。是。箇。當。然。恰。好。處。所。謂。天。則。是。也。無。節。自。無。文。矣。○朱子謂不合恭後却必要去恭。則必勞。此謂過於周旋承奉人。自苦筋骸。安得不勞。伊川謂不安故勞。不安字尚覺鬆泛。下多懼故蕙不順。則亂。好。許。則。絞。自。是。精。切。禎。按。恭。慎。勇。直。四。者。美。德。却。是。執。行。恭。慎。勇。直。之。時。而。言。見。其。不。可。無。禮。非。謂。此。事。當。恭。彼。事。不。當。恭。而。一。味。恭。去。便。取。勞。苦。也。林次崖謂不問閒居見賓。一發恭去。無時少休。便為勞。其說大謬。恭是時時不可少者。若見賓時恭。閒居便不恭。便是放肆怠惰矣。聖賢豈有如此學問。故恭只是致恭於人。慎只是臨事直。慎。勇。只是行事無委曲。為。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  
 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憚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  
 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  
 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  
 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語類**問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蓋人皆有此仁義之心  
 篤於親是仁之所發故我篤於親則民興仁篤故舊  
 是義之發故不遺故舊則民興義是如此否曰看不  
 偷字則又似仁大槩皆是厚底意思不遺故舊固是  
 厚這不偷亦是厚却難把做義說  
**同**大全雲峯胡氏曰君子不弛其親故舊無大故則  
 不棄周公之言與此同此忠厚之至也○新安陳氏  
 曰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則

下歸厚上行下效也  
**按**此節斷自為一章如張子說道理反不明快且  
 須倒恭慎勇直於篤親不遺故舊之下故朱子獨是  
 吳說况下章連記曾子之言尤為可據○親與故舊  
 各有等級之不遺故舊與不遺亦各有隆殺之不同混  
 說仁厚便是愛無差等之學矣越還清分量越見得  
 仁厚之至○親與故舊都不在賢才功德上說若一  
 涉報功彰德又自是朝廷尊賢禮士之典與此章仁  
 厚化民之意隔一線矣觀周公謂魯公此二條自在  
 用大臣無求備之外可見○厚字對不過仁字厚乃  
 仁之餘也仁之切要處是親親故篤於親則民興於  
 仁興仁亦是篤親之意由親親方推到故舊君子於  
 故舊亦被其恩則民不偷薄而故舊皆厚矣不偷亦  
 只是仁之沾溉處若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却只籠附  
 說此是分開細說  
 頑按親而曰篤便有肫誠懇至之意故舊而曰不遺  
 只是推恩不棄之意與仁不偷只是敦本醇厚之俗  
 非黎民於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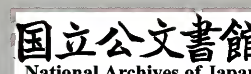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啓開也會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亦恐陷也會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覆丁寧之意其言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六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

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或問**楊氏以易簣為死王無變於已者設說之所不及不其至乎曰昔晁詹士嘗問此事於程子程子曰禮也晁曰今人蔽於老幼之說則不謂之禮而謂之達矣程子然之不知楊氏以於此其果以禮為重乎以達為重乎是未可知也  
**語類**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口已真是要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存毫髮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畧不





點檢便差失了。看世間是許多事。至危者無如人之  
 心。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只理會這箇道理。分曉  
 自不危。惟精惟一。便是守在這裏。允執厥中。便是行  
 將去。○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法。  
 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今人有昏睡者。遇身有痛痒。則  
 蹶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昏。中庸戒謹  
 恐懼。皆敬之意。又曰。但就地保身。上面看自。極有意  
 思也。

**精義** 楊曰。觀曾子之啓手足。與夫易箒之際。非死生  
 無變於已。不足以語此。夫聖人之德。無加於孝。若曾  
 子者。其庶幾乎。

**同** 大全。仁山金氏曰。戰戰兢兢。曾子終身。是如此。自  
 古聖賢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說出以示學者。爾。○慶  
 源輔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祭義所載  
 會子述孔子之言也。今若此。可謂非苟知之。亦允蹈  
 之矣。會子平日見道明。信道篤。故能始終不息。如此  
 ○雲峯胡氏曰。范氏正恐學者。但以曾子不虧其身  
 而已。則將有僥倖苟免之意。故又特以不虧其行中

言之。所以勵中人也。曾子嘗曰。仁以為己任。死而  
 已。至此。可謂能實踐其言矣。○新安陳氏曰。此推廣  
 餘意。形體固全。受德性尤全。受之大者。身體雖全。德  
 行有虧。不可謂之全歸。尤為辱親也。○蔡虛齋曰。曾  
 子此章本意。只是說保全身體。難謂所以保者。心也。  
 心是德所在。而仁以為己任。章全是心上事。此特仁  
 以為己任。中之一事耳。大抵人知不忍毀傷其父母  
 之遺體。則自能謹行。而不至玷父母之令。皆矣。夫子  
 告武伯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而朱子曰。人子體此。則  
 也。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此則曾子之意  
 也。豈可淺淺看。

**明** 按戰戰兢兢。曾子一生都是如此。都是所以保身  
 之吃緊處。但未至於將死。不能必其終能保得此身  
 也。至此而後言免。正是戰兢之不敢懈處。○范氏註  
 身體猶不可虧。况虧其行。以辱其親。此是分兩截說。  
 下曾子啓手啓足之言。却只是在保身上說。見其保  
 之之難。不更分一層也。故朱子云。這箇身。已真是頃  
 刻不可不戒慎恐懼。當念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是



不孝。又曰。這箇心畧不點檢。便差失了。蓋所保者身。而戰兢恐懼者心也。虧行如何保得身。即或倖免。非會子之所謂免矣。朱子謂但就保身上面看。自極有意思。此言當深味。

○會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會子言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烏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或問** 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此者二。而見於檀弓者一。愚嘗考其事之先後。竊意此章最先。前章次之。而易簣之事最在其後。乃垂絕時語也。當是時也。氣息奄奄。僅在而聲為律身。為度心。即聖理。即心。其視死

生猶晝夜然。夫豈異教。坐亡幻語。不誠不敬者。所可彷彿。學者誠能盡心於此。則可以不惑於彼也。

**同慶源** 輔氏曰。人性本善。其惡者。役於氣動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自謙云爾。**辨** 按曾子於此。非但以言善當識。亦以將死可哀之情動敬子於此。非但忘而盡修身之功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

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





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或問** 曾子三言其為修身之驗。奈何曰。此程伯子尹氏之意也。夫不莊不敬。則其動容貌也。即暴即慢。惟恭敬有素。則動容貌。斯能遠暴慢矣。內無誠實。則其正顏色也。色莊而已。惟誠實有素。則正顏色。斯能近信矣。涵養不熟。則其出辭氣也。必至鄙倍。惟涵養有素。則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曾氏亦以為君子於是持養既久而熟。粹而益背。不待施設而自爾也。經文但曰。動曰正。曰出而已。其動之中。否正之真偽。出之得失。皆未可知也。所貴者。乃在其平日莊敬誠實。涵養有素。故其動能遠暴慢。其正能近信。其出能遠鄙倍耳。今乃以動為矜莊。出為審度。則其文義自無所當。又謂一矜莊。便能遠暴慢。一端嚴。便能近信。一審度。便能遠鄙倍。則是其所用其力者。止於揚眉瞬目之際。而遠責其有粹而益背之功。吾恐其無沈浸醲郁之風。而未免於浮躁急迫之病也。且一為端嚴之色。安知其非色莊也。耶。此又不但文義之疵而已。其始皆自謝氏失之。吾不得而不論也。

天... 問如何是近於信。曰。多有人見於顏色。自恁地... 論語 卷八 秦伯 近譬堂



而中却不恁地者，如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皆  
 是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便與信遠了。只將  
 不好底對看便見。○出辭氣，斯遠鄙倍，是脩辭立其  
 誠意思。○此章暴慢鄙倍等字，須要與他看，暴是  
 厲慢，是放肆，蓋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暴是  
 剛者之過，慢是寬柔者之過，鄙是凡淺，倍是背理，冷  
 人之議論有見得雖無甚差錯，只是淺近者，此是鄙  
 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不可不辨也。  
 ○且只看那所貴二字，莫非道也。如籩豆之事，亦是  
 道，但非所貴。君子所貴，只在此三者。又曰：要緊處却  
 在那斯字矣。字這般間字上，○問君子所貴乎？道者  
 三曰：看來三者只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問所謂暴慢鄙倍，皆是指在我者言否？  
 曰：然。曰：所以動容貌而暴慢自遠者，工夫皆在先歟？  
 曰：此只太綱言人合如此固是要平日曾下工夫，然  
 節今亦須隨事省察，不令間斷。又曰：正動出時也要  
 整齊，平時也要整齊。○問：先生舊解以三者為脩身  
 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

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此，則動正出三字  
 只是閒字，後來改本以驗為要，非其以下改為學者  
 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  
 則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如上蔡之說，而不可以  
 效驗言矣。某疑動正出三字，不可以為做工夫字，正  
 字尚可就說動字出字，豈可以為工夫耶？曰：這三字雖  
 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正如着衣喫飯，  
 其着其喫，雖不是做工夫，然便是做工夫處。此意所  
 爭，只是絲髮之間，要人自認得舊來解以為效驗，語  
 似有病，故改從今說。蓋若專以為平日莊敬持養方  
 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  
 信遠鄙倍，便是舊說效驗字太深有病。○君子所貴  
 乎道者三，乃是切於身者。若籩豆之事，特有所職  
 掌耳。今人於制度文為，一一致察，未為不是，然却於  
 夫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求末也。又曰：學者觀此一  
 段，須看他兩節，先看所貴乎道者，是如何，這箇是所  
 貴所重者，至於一籩一豆，皆是理。但這箇事自有人  
 管，我且理會箇大者，且如今人講明制度名器，皆是



當然。非不是學。但是於自己身土大處。却不會理會。何貴於學。○仲蔚說。動容貌。章曰。暴慢底是大故。麤斯近信矣。這須是裏面正後。顏色自恁地正。方是近信。若是色取仁而行違。則不是信了。信只是倍於理。出辭氣時。須要看得道理如何。後方出。則不倍於理。問三者也。似只一般。樣曰。是各就那事上說。又問。要恁地不知如何做工。夫曰。只是自去持守。池錄作只是隨事去持守。○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此三句說得太快。大槩是處。○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此三句說得太快。大槩是養成意思較多。○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斯字來得甚緊。動容貌。便須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出辭氣。便須遠鄙倍。人之容貌。只有一箇。暴慢雖淺深不同。暴慢則一如人狼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如人佞肆。固是慢。稍或怠緩。亦是慢。正顏色。而不近信。却是色莊。信實也。正顏色。便須近實。鄙便是說一樣。卑底說話。倍是逆理。○揚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未至此。如何用上。曰。只是就容貌辭色之間。用工。更無別法。但上面臨時可做。下面臨時做不得。須是熟後能

如。此初問未熟時。須是動容貌。到熟後。自然遠暴慢。須是正顏色。到熟後。自然近信。須是出辭氣。到熟後。自然遠鄙倍。○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須要會理。如何得動容貌。便會遠暴慢。正顏色。便會遠鄙倍。須知得曾子如此說。不是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時。方自會恁地。須知得上。夫在未動。容貌未正。顏色未出。辭氣之前。又云。正顏色。若要相似說。合當着得箇遠虛偽矣。動出都說自然。惟正字。却似方整頓底意思。蓋緣是正顏色。亦有假做恁地。而實不然者。若容貌之動。辭氣之出。却容偽不得。○問要之三者。以涵養為主。曰。涵養便是。只這三者。便是涵養地。頭但動容貌。遠暴慢。便是。不遠暴慢。便是。顏色近信。便是。不近信。便不是。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或云。須是工夫持久。方能得如此。否。曰。不得。人之資稟。各不同。資質好者。纔知得。便把得定。不改變。資質遲慢者。須大段着力。做工夫。方得。因舉徐仲車從胡安定學。一日。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徐因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





直自此不敢有邪心。又舉小南和尚偶靠倚而坐。其師見之。厲聲叱之曰。恁地無脊梁骨。小南聞之。聳然自此終身不靠倚坐。這樣人都是資質美。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為。○動正出三字。皆是輕說。過君子所貴於此者。皆平日功夫所至。非臨事所能捏合。籩豆之事。雖亦莫非道之所在。然須先擇切已者為之。如有關雖麟趾之意。便可行周官法度。又加盡得皇極之五事。便有庶徵之應。以籩豆之事告孟敬子。必其所為。有以煩碎為務者。○正卿問正顏色之正字。獨重於動與出字。何如。曰。前輩多就動正出三字上說。一向都將三字重了。若從今說。便三事都輕。却不可於中自分兩樣。某所以不以彼說為然者。緣看文勢不恁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指夫道之所。以可貴者為說。故云道之所以可貴者。有三事焉。故下數其所以可貴之實如此。若禮支器數。自有官守。非在所謂當先而可貴者。舊說所以未安者。且看世上人。雖有動容貌者。而便辟足恭。不能遠暴慢。雖有正顏色者。而色取仁而行違。多是虛偽。不能近信。雖有出辭氣者。而巧言飾辭。不能遠鄙倍。這便未見得道之所以可貴矣。道之所以可貴者。惟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此所以貴乎道者。此也。又云三句。最是正顏色。斯近信。見得分明。

○大全陳氏曰。此章重在貴字上。集註舊本則平時涵養之說也。改本則臨事持守之說也。舊說雖有根源。却在三言之外起意。其工夫全在日前。而目下則疎濶。任其自爾。不若今本工夫。縝密親切。既可以包平日涵養在內。又從目今臨事。以至於一息未絕之前。皆無有頃刻之違。○朱氏公遷曰。此持敬之功。貫乎動靜而言之。孔子言出門使民存養之意。多曾子言所貴者。三。省察之意。多二章。皆即其氣象之中。而見其功夫之所在。若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中庸之齊也。○勉齋黃氏曰。曾子之意。則但欲其在外之無不正。而集註之意。則以為未有不正其內。而能正其外者也。况夫暴慢也。信也。鄙倍也。皆心術之所形。見者



也。不正其內。安能使其外之無不正乎。有諸中必形諸外。制於外必養其中。則心可正。理可明。敬可存。誠可固。修身之要。孰有急于此者乎。此曾子將死之善言。不獨可為孟敬子之師法而已。○林次崖曰。不曰君子所貴之道。而曰乎道。此有分別。道字是全體字。所貴者三。是就中擇其緊要者言。這道字。該到下文籩豆之事。曰君子所貴之道。則君子為主。曰君子所貴乎道。則道為主。謂道無所不該。君子之所貴乎道者。則有三事。何也。動容貌。便遠去暴慢。正顏色。便近信。出辭氣。便遠去鄙倍。此三者。乃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君子之所貴也。○呂晚村曰。斯字。合下便須如此。所以可貴。其根本全在存養精熟。乃能得此。○辭氣之氣。即指言語之聲音神韻。若云辭本于氣。此氣字。則養氣之氣。有大小本末之不同。况此兩字並聯。亦不得橫生出側重氣字之說。

**異**新安陳氏曰。所貴乎道。不求之高虛。而在乎容色。辭氣之間。可謂切實矣。操存。即平日涵養於靜時者。省察。即日前致察於動時者。如動容貌。便省察其斯

遠暴慢矣。可也。下二節做此。內外交盡。動靜兼該。工夫周密。始無欠缺。又此必因敬子之失。而告之。其為人得非忽畧于修身之本。而煩瑣于名物器數之末者乎。○仁山金氏曰。動正出之間。即存養地頭。暴慢信鄙倍。即省察之條件。遠近二字。即所貴乎道之工夫。周旋中禮。正由中出。則異時成德之事。蓋修身乃道之本。操存二字。上該程子之意。省察二字。下示學者之方。可謂備矣。大抵孔門論學。未嘗懸空說存養。况容貌顏色。無時不然。豈必默坐存想。而後為存養。然只默坐存想。已是正顏色矣。

**辨**按朱子或問甚然。程伯子尹氏之意。謂工夫皆在平日。而數斯字極自然。語類之說不一。有謂動容貌。便能遠暴慢。要能如此。須是從前做工夫者。其說與或問相合者也。有謂此只大綱。言人合如此。固是要平日曾下工夫。然即今亦須隨事省察。不令間斷者。又一說也。有謂只這三者。便是涵養地頭。但動容貌。遠暴慢。便是。不遠暴慢。便不是。顏色近信。便是。不近信。便不是者。又一說也。不會看底。將朱子之說。看做



三樣會看底。只看做一樣。觀朱子集註舊本。以三者

為修身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後來政本以驗為要。非其以下。改為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或問作於未改集註之先。故從修身之驗。說細玩。動正出三字。雖不可認。然做工夫字。面然亦未嘗不是做工夫處。總之平日不能做工夫。於先徒於動正出時用力。固不能遠暴慢。近信亦不能倍。然徒涵養於平日而動正出時全不着意。則不莊敬誠實。涵養之矣。而臨動正出之時。又不敢悠忽懈怠。便恁底動正出了。然後能各得其當。而有斯遠斯近之效。註改云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造次顛沛。正連動正出之時。都該在內。非單指平日而言。如此則動正出三字。仍不大。故着力。斯字仍是自然而工。夫八面皆圓矣。是在學者之善會也。○修身之要。便是為政之本。不可將修身為政平說。惟其為要為本。所以可貴。若籩豆之事。亦是道之所在。然而非所

貴矣。

顧按若說君子道者三。下面便是說道。今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則下面遠暴慢。近信遠鄙。倍都是君子貴乎道處。故惟恐不合乎道。到暴慢既遠。信既近。鄙倍既遠之後。方纔是道。○畢竟存養是貫徹動靜始終工夫。省察是臨事亦在念慮初動時而言。即既動正出之時。這操存不放棄。思自在。故註以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總承之。新安分說。未是。朱公遷謂省察之意多。亦與或問語類之說背。仁山專以近遠二字為工夫。且謂未嘗懸空說存養。則尤抹却靜時半邊矣。俱不可從。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

論語 卷八 泰伯 三 近警堂



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或問**能矣而問於不能多矣而問於寡不幾於巧偽以近名乎曰愚嘗聞之於師矣曰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非挾其能而故問也但自他人觀之則見其如此耳謝說意蓋如此而洪氏曰吾固能矣然豈不猶有所不能彼固不能矣然或不能於此而能於彼也吾固多矣然豈不猶有所闕彼固寡矣然或失於此而能於彼也是以下問而不以為難亦此意也曰楊氏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夫誰與之較如何曰過矣其言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之不校信乎曰孟子所言學者反身修德之事若顏子則心理渾然不待自反物我一致

不見可校者也二者優劣固不待言而喻矣然自學者觀之則隨其所至之深淺而用力各存所當不可以此廢彼而反陷於躐等之失也曰有謂犯而不校非特自反且有包之之意焉有彼之之意焉有彼之意焉莫非理也其說然乎曰夫犯而不校固不待於自反今日非特自反則既失之矣且其所謂包之者驕也彼之者狹也愧之者薄也是豈顏子之心哉吳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顏子見其聞一知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信乎其優入聖域也如何曰即其言足以見三子之氣象亦善也

**論語**想是顏子自覺得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問人○問犯而不校曰不是着意去容他亦不是因他犯而遂去自反蓋其所存者廣大故人有小小觸犯處自不覺得何暇與之較耶又曰是他力量大見有犯者如蚊蟲蝨子一般何足與校如茫茫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亞夫問黃叔度是何樣底人曰當時亦是眾人扛得如此看來也只是篤厚深遠底人若是有所見亦須說



出來。且如顏子是一箇不說話底人。有箇孔子說他好。若孟子以後至東漢黃叔度時。已是五六百年。若是有孔孟亦須發明出來。安得言論風旨全無聞。亞夫云。郭林宗亦主張他。曰。林宗何足憑。且如元德秀在唐時也。非細及就文粹上看他文章。乃是說佛。○顏子犯而不校。是成德事。孟子三自反。却是說佛。○顏子莫若且理會自反。却見得自家長短。若遠學不校。却恐儻侗都無是非曲直。下稍於自家分却恐無益。又曰。此只看一箇公私大小。故伊川云。有當後者。順理而已。○問如此已是無我了。集注曰。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何也。曰。聖人則全是無我。顏子却但是不以我去。壓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和我我都無。○問幾於無我幾字。莫只是就從事一句可見。取抑併前五句皆可見。取犯而不校。則亦未能無校。此可見非聖人事矣。曰。顏子正在着力未着力之間。非但此處可見。只就從事上看。便分明。不須更說無校也。○問從事於斯。是著力否。朱子曰。若是著力。却是知

自己能自己多。須要去問。不幾於許乎。曾子是見得顏子如此。非謂其著力也。○此正是顏子事。若聖人則無如此之迹。有如此說處。便存合內外之意。如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好察邇言。用中於民。必兼言之。惟顏子行而未成。故其事止於如此爾。○問大厚齋。馮氏曰。曾子之亡友多矣。獨以為顏淵者。非顏子不能以與此。然顏子與曾子皆為輩。行父之執友也。曾子亦可謂之吾友乎。曰。同師門則皆友也。○問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非挾其能而故問之也。饒雙峯曰。仁者之心。視人猶己。故人雖有犯。不忍與之校。曲直纔校。則直在己。曲在人。而物我相形矣。便非包含徧覆之意。又曰。分言之則如上。文所云。合言之則能問不能犯而不校。皆是無我。故又引謝說以包之。○蔡虛齋曰。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須要分曉。若於以能問不能內。着箇物我無間之心。則此只是不耻下問。地位如云。人之善亦猶我之善。我問之奚忝。似又非所以論顏子也。若於犯而不校內。着箇義理無窮之心。則顏子



之不校者。乃是內省。恐懼是我之失。所致故不與校。耳。若果無失。又將校之耶。亦非所以論顏子也。此與謝氏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之說。屢謝亦圈外註。若是如謝說。則不校後。猶當做工夫。且既曰犯便是。失在他人矣。如何用得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之說。而謂但知義理之無窮乎。○陸稼書曰。從事于斯者。則實由於博文約禮之功。真積力久。然後有此境界。

**異**蔡虛齋曰。以能問於不能。四句以知言有若無。貼問不能句。實若虛。貼問於寡句。能不能就所造之高。下言所問者。終是其不能處。或未能自信處。○犯而不校。是所存者大。故人犯着他。他自不覺得。此句對上四句。獨以行言力行之事。多而獨以不校言者。於此逆境。尚能善處。是為能行人。所不能行。則其他可知矣。○呂晚村曰。以能問于不能。二句。就學問上說。有若無。二句。就器量上說。○仇滄柱曰。能不能就事為言。多寡就明理言。白雲分開知行。其說甚確。下二

句。從學問推論心體。宜合承不宜分頂。**辨**按朱子謂顏子自覺得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問人。觀此。則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兩問字。皆以所知言。未嘗在事為上說。蓋多即能之進步。處實即是有之進步。處也。有若無。實若虛。二句。却不可但作承項上二句說。上二句單說問。此二句單說問。凡所知行。皆是如此。即不單說問人時。他自家器量。都是如此。總是見得義理之無窮。而已犯而不校。是自不覺其可校。非見其短而有意包容之也。雙峰謂纔校。則直在己。曲在人。反說成有心覆蓋他。尚非顏子分量。謝氏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只是全不見有得失意。蒙引太落跡像。亦未是。**禎**按以有若無。實若虛。俱貼知說。恐顏子氣量。不僅在知上。見犯而不校。亦只在他器量。廣大上看。亦非單以行言也。蒙引謂能行人。所不能行。頗覺穿鑿。○此是顏地位已到。此非方從此用力。嘗從事於斯。只是想其能然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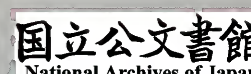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語類** 聖人言語自渾全温厚曾子便恁地剛有孟子氣象○問可以託六尺之孤云云不知可建得伊周事否曰伊周亦未足道此只說有才志氣節如此亦可為君子之事又問下此一等如平勃之入北軍迎代玉霍將軍之擁昭立宣可當此否曰這也隨人做聖人做出是聖人事業賢人做出是賢人事業中人以上是中人以上事業這通上下而言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上是疑詞如平勃當時這處也未見得若誅

諸呂不成不知果能死節否古人這處怕亦是幸然如此如藥殺許后事光後來知却舍胡過似這般所在解臨大節而不奪否恐未必然因言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自是可保未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治宦官之親黨雖前者既為所治而後者復蹈其迹謀竄穢項背相望畧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况游談聚議習為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仗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殊可鄙厭又曰東坡議論雖不能無偏頗其氣節直是有高人處如說孔北海曹操使人凜凜有生氣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温入朝已自無策從其廢立九錫已成但故為延遷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甦則將何以處之擁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果可當故節死義之資乎寓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間雅似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膽大底





人如廢海西公時。他又不能拒廢也得。不廢也得。大節在那裏。○問可以託六尺之孤。至君子人也。此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心。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只是箇枉死漢。濟得甚事。如晉之苟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歛手束脚。底村人耶。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會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百里之命。只是命令之命。託六尺之孤。謂輔幼主。寄百里之命。謂攝國政。問如霍光當得此三句否。曰。霍光亦當得上面兩句。至如許后之事。則大節已奪了。曰。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學問至者。恐不能。曰。資質高底也都做得。學問到底也都做得。大抵是上二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為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為。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守。霍光雖有猷有為。只是無所守。又曰。惟孔明能之。○所謂君子。這三句。都是無可少底。若論文勢。却似臨大節。不可奪。一句。為重。然而須是有上面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却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足以為君子。此所以有結語也。○問。胡文定以苟息為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如何。曰。苟息便是。不可以託孤寄命。且問聖人書。苟息與孔父仇牧。同辭何也。曰。聖人也。且是要存得箇君臣大義。○問。臨大節而不可奪。貫上二句。蓋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託孤寄命。寄耳。夫託孤寄命。幸而無事。變未見其難也。惟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捨攘人心搖動。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夫所謂可以託孤寄命矣。朱子曰。此段亦好。鄙意正如此說。然可以託孤寄命。

得學問到底也都做得。大抵是上二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為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為。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守。霍光雖有猷有為。只是無所守。又曰。惟孔明能之。○所謂君子。這三句。都是無可少底。若論文勢。却似臨大節。不可奪。一句。為重。然而須是有上面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却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足以為君子。此所以有結語也。○問。胡文定以苟息為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如何。曰。苟息便是。不可以託孤寄命。且問聖人書。苟息與孔父仇牧。同辭何也。曰。聖人也。且是要存得箇君臣大義。○問。臨大節而不可奪。貫上二句。蓋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託孤寄命。寄耳。夫託孤寄命。幸而無事。變未見其難也。惟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捨攘人心搖動。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夫所謂可以託孤寄命矣。朱子曰。此段亦好。鄙意正如此說。然可以託孤寄命。



蓋猶以其才言之不可奪處方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雙峯饒氏曰既以才節並言復引程子節操之說者以所重在於節也。○蔡虛齋曰國有長君而為之輔猶未見其難。托孤方難。國之政事君相共之猶未見其難。攝政方難。平時托孤寄命猶未為難。至臨大節而不失其寄托之重方見其難。臨大節不可奪謂臨利害死生之際其所以輔幼君攝國之政者卓乎其義理之精明而不可惑確乎其志意之堅定而不可撓。社稷由之以安生靈由之以全也。○臨大節大節字以事變言不就君子身上說謂臨大節所在利不苟就害不苟去也。托孤寄命分為兩字看兩可以字可見托孤必兼寄命。如周公之於成王是也。亦有寄命而非兼托孤者。如高宗在諒陰政事聽於冢宰。又如季任為任處守是也。○呂晚村曰可以寄在平時看。○君百里易寄百里之命則上下左右事事有所嫌疑。周召尚有不相信處可見難。○陸稼書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則不但可以輔佐長君可以寄百里之命則不但可以分理國政。上之防微杜漸將順匡救君位賴以固君德賴以成下之詰戎勸農剔弊釐奸國勢賴以振國事賴以舉內修外攘智深勇沉其才之過人如此。至於變故之來事勢危急人心搖動死生利害在呼吸間從違趨避關係大節臨此時而所以輔幼君攝國政者卓乎其義理之精明而不可惑確乎其志氣之堅定而不可撓顧是非不顧利害。論順逆不論生死其節之不可奪又如此。

奪之節則始之疑其為君子人者今決知其為君子人矣大意以節為重而才以成之節也者才之所恃以立才也者節之所賴以成者歟。○蔡虛齋曰臨大節不可奪有生者有死者不可以生者為優死者為劣看事勢如何曾子只言其節操之堅耳蓋承上文二可以字說來恐不消說到死處然成敗利鈍非所逆略亦不可拘定。○陸稼書曰若而人者其光明磊落落之概固已彪炳乎世然其細微節目之間或未必盡諒於人有天資學問大醇而未必無小疵者有深





謀遠慮合義而未必不可不戾俗者則稱之為君子而人不能不致疑也容或有之然而無容疑也合義而戾俗固不必論矣若大醇而小疵正所謂大德不踰閒小德出入可也何傷其為君子乎○大節節字蒙引以事變言則是盤根錯節之節不是註中節字淺說就君子身上言則是節義之節則註中節字也此從淺說○明季講家多將臨大節而不可奪貫上二句謂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托可寄此說大全朱子已不從只依註將才節分看為是

**辨**按託孤寄命當無事變時亦未見其難惟臨大節而能安社稷全生民不以死生利害奪其心纔見得難處故可託可寄必極之不可奪而後為君子然世間亦有臨大節不可奪而徒以一死塞責不能全所托所寄之事者故必不可托可寄而又不可奪方為君子也此內註既以才節對說而復引程子之說以足之○集注其才其節俱貼君子身上說本文臨大節之節自指事變說是注中至於死生之際六字貼臨大節三字而君子之節操却在死生之際不可奪上

見勿以其節節字混臨大節節字○究竟就君子身上論有才便有節可託可寄與不可奪不是兩番學問不到大節時只見他可託可寄到大節時更不可奪而益見其可託可寄故朱子云受人託孤之責自家無欺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盡心事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盡心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受人百里之命自家無竊之心却此則知臨大節時纔可奪便不奪死亦不可奪是死生之際只言事變之難非謂至死不可奪也假令其節雖堅然既死了則幼君國政俱操奸竊之手孤非可保之孤而命非可全之命矣無節更有何才之可言此才節雖並說而斷不得分看也有節無才徒死無益濟不得事了有可託寄而所託所寄皆虛亦濟不得事了至世間自有可託寄而不能不奪亦有雖不可奪而不能託寄者特就人觀之耳君子自是兼全何疑○學曾問其才其節曾子既許之為君子乃朱子謂這也隨人做通上下而言何也日本文只說可



藏板

託却未說所以輔幼君者果操何術中問也有王霸  
誠偽之分只說可寄却未說所以攝國政者果何所  
設施中間也有德教刑名之別只說臨大節也未知  
他何由至此其不可奪時是從容合義抑是定轉遲  
疑故曰聖人做出是聖人事業賢人中人做出是賢  
人中人事業

頑按朱子既謂三句都是一般說又謂上兩句易下  
一句難者以有才無節才亦徒然有節無才節亦徒  
然故必兼全方為君子故三句只一般原無偏舉之  
意但可託可寄在平安無事時可以任我施展到大  
節却是事變當頭時必須保身濟君方為有用故曰  
上兩句易下一句難也究竟下一句之難難在不可  
奪而所以不可奪之妙用處非僅節為之而才為之  
也正如夫子贊甯武子其愚不可及而所以不可及  
却在知以成其愚上○末二句朱子已明云設為問  
答以深著其必然豈曾子道此二句尚無定見猶俟  
度量而後信之乎陳新安始疑今決已失其旨陸稼  
書又謂大醇不無小疵合義未必不戾俗故人不能

無疑尤為滯見况曾子深美其為君子與小德出入可也全不相干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  
其遠

語類弘雖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了便  
不得正如執德不弘之弘便是此弘字謂為人有許  
多道理及至做來下稍却做得狹窄了便是弘蓋  
緣只以已為是他人之言便說得天花亂墜我亦  
不信依舊只執己是可見其狹小何緣得弘須是不  
可先以別人為不是凡他人之善皆以受之集眾  
善之謂弘○弘是寬廣事事着得道理也着得事物  
也着得事物逆來也着得順來也着得富貴也着得  
貧賤也着得看甚麼物事來掉在裏面都不見形影  
了○弘字只將隘字看便見得如看文字相似只執

夫子異司糸岸 論語 卷八 泰伯 三 近警堂



一說見衆說皆不復取。便是不弘。若是弘底人便包  
 容衆說。又非是於中無所可否。包容之中。又爲判別。  
 此便是弘。○所謂弘者。不但是放令公平寬大。容受  
 得人。須是容受得許多衆理。若執着一見。便自以爲  
 是。他說更入不得。便是滯於一隅。如何得弘。須是容  
 受。軋捺得衆理方得。○弘不只是有度量能容物之  
 謂。正是執德不弘之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不  
 說我德已如此。便住。如無底之谷。擲一物於中。無有  
 窮盡。若有滿足之心。便不是弘。毅是忍耐。持守着力  
 去做。○弘是寬廣耐事。事事都著得。道理也著得多。  
 人物也著得多。若著得這一箇。著不得那一箇。便不  
 是弘。且如有兩人相爭。須是寬著。心都容得。始得。若  
 便分別一人是一人。非便不得。或兩人都是。或兩人  
 都非。或是者非非者是。皆不可知道。理自是箇大底。  
 物事無所不備。無所不包。若小著心。如何承載得起。  
 弘了却要毅。弘則都包得。在裏面了。不成只恁地寬  
 廣。裏面又要分別是非。有規矩始得。若只恁地寬  
 沒倒斷了。任重是擔子重。非如任天下之任。○毅是

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底意。又曰。弘乃能勝得  
 重任。毅便是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任。却恐  
 去前面倒了。○問。弘毅是爲學工夫。久方能知此。抑  
 合下便當如此。曰。便要弘毅。皆不可。一日無。曰。人之  
 資稟有偏。何以便能如此。曰。只知得如此。便覺那  
 不如此。更那裏別尋討方法去。醫治他。弘毅處亦難  
 見。不弘不毅。却易見。凡不弘。便淺迫。便窄狹。不容物。便  
 安於卑陋。不毅。便倒東墜西。見道理合當如此。又不  
 能行。不能守。見道理不當如此。又不能捨。不能去。只  
 除了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非別討一弘毅  
 來。然亦須是見道理極分曉。磊磊落落。在這裏。無通  
 情病痛來。便都由自家處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如  
 多財善賈。都蓄在這裏。要買。便買。要賣。便賣。若止有  
 十文錢在此。則如何處置得。○問。如何是弘。曰。計較  
 小小利害。小得失。彌蓋。如公欲執兩事。終身行之。  
 皆是不弘。○問。士不可以不弘毅。曰。弘是事事著得。  
 如進學也要弘。接物也要弘。事事要弘。若不弘。只是



見得這一邊不見那一邊便是不弘只得些了便自足便不弘毅却是發處勇猛行得來強忍是他發用處。○問毅訓強忍粗而言之是硬擔當着做將去否楊氏作力行說正此意但說得不猛厲明曰若不不足以形容毅字氣象。至程子所謂弘而無毅則無規矩而難立其說固不可易第恐毅字訓義非可以有規矩言之如何曰毅有忍耐意思程子所云無規矩是說目今難立是說後來

**精義**

明道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也。○又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伊川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同**

大全潛室陳氏曰弘言其量之容猶大車之足以載重毅言其力之勁猶健馬之足以致遠。○雲峯胡氏曰惟弘能勝重不以一善而自足也惟毅能致遠不以半途而自廢也。○呂氏曰自小者無敢為之心自怠者無必為之志此弘毅之反也。○新安陳氏曰寬則容受之多廣則承載之潤強則執守之堅忍則

負荷之久。○呂晚村曰弘毅原從仁出不弘毅正是仁虧欠處。○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曰宙宇宙在吾分內仁也。宇宙不是兩件事故弘毅二字一滾說折開不得第二句而字是側串非平對也

**異** 呂晚村曰弘毅所以為仁也而弘毅之體即仁也

**辨** 按不可以不四字正是着力用功處弘只是心裏無所不包容不在度量上看毅只是於弘之所能勝者擔荷而無撓屈也弘毅未便是無私即未便是仁

有弘毅方是有仁底胚胎子必到全體自然處方是仁。○呂晚村謂不弘毅正是仁之虧欠處就源頭上論固是如此若謂弘毅之體即仁不仁不能為弘毅則太說快了曾子當日該合下便說士不可以不仁不該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也語類問弘毅工夫久方能知此抑合下便當如此朱子曰便要弘毅不可一日無正以弘毅自當不得仁也。○首句不可以不弘毅有多少工夫在下句任重道遠只解說當弘毅之故下面仁以為己任節又只解任之重而道之遠處

故下面仁以為己任節又只解任之重而道之遠處



言言 藏板

而弘毅之做工夫處却未之說今心裏狹小容受不  
得須反之而至於弘力量柔輒擔當不欠須反之而  
至於毅此是弘毅前做工夫到仁以為已任死而後  
已只申明任如此之重道如此之遠耳能至全體不  
息又是從弘毅上做工夫及到至處時於我弘毅本分  
上亦未加添些子此又是就結果成就處看未可先  
圖圖說也○弘是橫說毅是豎說毅只是弘裏面事  
容受不得更講甚麼擔當惟恁底寬廣了裏面却有  
箇一定規模在方好硬着肩去挑這担子不然如何  
敢去擔他故朱子謂無規矩是說目今既無規矩自  
是立不住了亦有有規矩而可立後却軟弱則亦難  
立故朱子謂難立是說後來  
頑按容受得許多道理只是說現成一箇弘字也緣  
何不可弘只是自以為是他人之善皆着不得耳然則  
不可不弘工夫只在虛心不自滿足上故學者先要  
虛心果能虛心則容受之中是非皆已別得毅只忍  
耐着力做去更無別法故朱子謂毅只是弘之發用  
處也○度量寬容豈不是弘然心中容許多道理則

不止度量寬容而度量特弘中一件耳

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  
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

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

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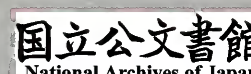
謂類許多道理也只是這箇仁人也只要成就這箇  
仁須是擔當得去又問死而後已是不休歇否曰然  
若不毅則未死已前便有時倒了直到死方住○仁  
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認得  
箇仁又將身體驗之方真箇知得這擔子重真箇是  
難世間有兩種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摸索處又

夫子是司條梓 命吾 卷八 泰伯 三 近警堂



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今  
 自家全不曾擔著如何知得他重與不重所以學不  
 貴徒說須要實去驗而行之方知  
 同大全覺軒蔡氏曰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  
 仁蓋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  
 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  
 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仁之任重而道遠  
 如此是豈可以易為哉曾子平日三省一貫致力於  
 大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違非弘  
 而何啓手啓足猶戰兢而不已易簣之際得正而斃  
 非毅而何此所以卒任傳道之責也○新安陳氏曰  
 此章初以弘毅二者並立對說細味之任重而道遠  
 而字已作一意貫說下來又所謂死而後已者何事  
 哉即是以所以任此仁者身體力行至死而後已也  
 程子謂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在而遠到不假訓釋  
 辭約而意貫矣○慶源輔氏曰仁包四者無物不體  
 以爲已任可謂重矣非寬洪容受何以勝其任且曰  
 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則異乎說仁而但欲知之者矣

與生俱生無有間斷死而後已可謂遠矣非強忍坐  
 決何以致其遠且曰此志不容少懈則信乎求仁者  
 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矣○蔡虛齋曰仁者人心之  
 全德大而三綱五常小而百行萬善無一之不統於  
 是而以其身任是仁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直到  
 死而後已此其道不亦遠乎○看集註必字及不容  
 字後四句全說任重而道遠未靠在上者用處若  
 說得欠斟酌便是弘毅了須知任重道遠是以當  
 弘毅處弘是有擔當毅是能耐久弘毅之實一也○  
 已任之任與任重之任字同皆作死字看言人所當  
 身體力行者任之重也可不廓吾心胸以承載之乎  
 又仁乃吾所當服行而無一息之間斷者道之遠也  
 又可不可堅吾定力以終其事哉  
 而剛大之氣亦即包在其中蓋任重道遠非以氣輔  
 志不可故註中曰身體力行日一息皆是說氣此  
 志不容少懈便是以志爲主宰





禎按仁為己任。是欲事事當理而無私。只言心德之全。凡立達一體博愛之仁。雖亦該在心德之中。但徒在事功上講。已任便涉粗浮。○仁原已之仁也。不是外面假借之事。如何不以為己任。故知任重重字亦得之意。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

**古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始學禮。舞大夏。今夫子之言其序如此。乃與教之先後不同。何也。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埙篪樂之一物。以

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譏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為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者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為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精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非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也。其



夫次第乃是得效次第如此。○詩禮樂初學時都已。學了至得力時却有次第。樂者能動盪人之血氣。使人有些小不善之意。都着不得。便純是天理。此所謂成於樂。譬如人之服藥。初時一向服了。服之既久。則耳聰目明。各自得力。此與詩立禮成樂。所以有先後也。○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條路去。四方面使學者聞之。自然懽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面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於詩。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今公讀詩是興起得箇甚麼。

**精義** 明道曰：興於詩，立於禮，自然有。著力處。成於樂，自然見無所用。力處。○又曰：古之學者，必先學詩書。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興。人無禮無以為規矩。則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交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玉不去身。無故

不去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教養之首備矣。義理以養其心。禮以養其血氣。故才高者樂賢。下者亦為吉士。由養之至也。

**同** 蔡虛齋曰：詩本性情。有邪有正。人之性情有邪正。詩亦有邪正。邪正二字起下文善惡字。其為言既易。知。註云：詩辭明白。而近人情也。抑揚反復。註云：抑揚謂聲音高下。反覆謂前後重複翻倒。

**辨** 按其為言既易。知以詩之辭句而言也。其感人又易。入以辭句中之音趣而言也。集註：疊下兩易字。正以詩禮樂之用功則同。而收效獨先。所以興於此。故。○學會問朱子：謂興於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不幾類心學之失乎。曰：貼在此。詩禮樂上說。心便非空空學心之比。興此心。便是與此。好善惡惡之心。立此心。便是立此堅定之心。成此心。便是成此義精仁熟和順道德之心。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語類**問立於禮禮尚可依禮經服行詩樂皆廢不知與詩成樂何以致之曰豈特詩樂無禮也無今只存義理在且就義理上講究如分別得那是非邪正到感慨處必能興起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與於詩之功涵養德性無斯須不和樂直恁地和平便是成於樂之功如禮古人這身都只在禮之中都不由得自家今既無之只得硬做些規矩自恁地收拾如詩須待人去歌誦至禮與樂自稱定在那裏只得自去做荀子言禮樂法而不說更無可說只得就他法之而已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恭主一身而言敬主一心而言處已之道也辭者解使去已讓者推以與人接物之

方也節文品節文章也度數制度數目也既有以為處已接物之本而周旋曲折又能纖悉如此又曰恭敬辭遜禮之本也節文度數禮之文也又曰人肌膚本有所會筋骸本有所束至此又愈堅固慶源輔氏曰禮雖本於恭敬辭遜然規矩森嚴節目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而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學者之中於此固執而允蹈焉則足踏實地卓然自立而外物不足以搖奪之蔡虛齋曰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亦不是以本對文言節文度數即恭敬辭遜之節文度數也此兩句猶上節云詩本性情意詩自是詩性情其所本禮自是禮而恭敬辭遜其所本也禮有本有文恭敬辭遜以禮之本言節文度數以禮之文言恭容也敬心也辭讓心之發也節則無過文則無不及度有長短之制數有多寡之宜肌肉也膚皮也筋所以聯屬乎骸骸則脛骨也骨其大者卓然自立者有定見有定力善必為惡必去自家扶豎得起而外物倒折我不得故曰不為事物所奪言不能奪其所守也



藏板

按陳新安以恭敬為處已之道。辭遜為接物之方。蔡虛齋謂恭敬也。敬心也。辭讓心之發也。見各不同。其實恭敬內便有辭遜意思。如禮中自有讓讓乃禮之實。不必過分。如與物交接亦有致恭敬之時。豈但處已故集註但以為本二字括之。恭既主容則亦心之發。再細分辭在外讓猶在內。故蒙引亦不確。禮按註但言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輔氏則謂外有以固人之肌膚筋骸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似較註更密。一層然禮之為物於身為切而心之不為事物所搖奪者。即在固肌膚筋骸之中也。說禁非心逸志在興於詩上亦可通看。

###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

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

近譬堂



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語類** 到得成於樂，是其次第。幾與理為一。看有甚放僻邪侈，一齊都滌盪得盡，不留些子。典於詩，是初感發。這些善端起來，到成於樂，是刮來刮去，比有毫髮不善，都盪滌得盡了。這是甚氣象。又曰：後世去古既遠，禮樂蕩然，所謂成於樂者，固不可得。然看得來，只是讀書理會道理，只管將來涵泳到淡洽貫通熟處，亦有此意思。○古人學樂，只是收斂身心，令人規矩使心細而不怠，久久自然養得和樂出來。又曰：詩禮樂古人學時，本一齊去學了，到成就得，力處却有先後，然成於樂，又見無所用其力。○先王教人之法，以

樂官為學校之長，便是教人之本。末都在這裏。○樂有五聲，六律，能通暢人心。今之樂雖與古異，若無此音律，則不得以為樂矣。力行因事樂記云：耳目聰明，血氣平和，日須看所以聰明和平如何，不可只如此說過。又曰：而今作俗樂，聒人也，聒得人動，况先王之樂，中正平和，想得足以感動人。○詩較感發人，故在先禮則難執守，這須常常執守，始得樂。則如太史公所謂動盪血氣，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問消融查滓如何，曰：查滓是他勉強用力，不出於自然，而不可安於為之之意。聞樂則可以融化了，然樂今却不可得而聞矣。○問：注言樂有五聲，十二律，云云，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不知聲音節奏之末，如何便能使義精仁熟和順於道德。曰：人以五聲十二律為樂之末，若不是五聲十二律，如何見得這樂，便是無樂了。五聲十二律，皆有自然之氣，古樂不可見，要之聲律，今亦難見。然今之歌曲，亦有所謂五聲十二律方做得，曲亦似古樂一般。如彈琴亦然，只他樂是邪。古樂是正，所以不同。又問：五聲十二律

夫子是司條梓 命吾卷八泰伯 尾 近譬堂



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德曰如金石絲竹  
 匏土革木雖是有許多却打作一片清濁高下長短  
 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存自然底和氣不  
 是各自為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所以  
 聽之可以順道德者須是先有興詩立禮工夫然  
 後用樂以成之○問古者十有三年學樂誦詩二十  
 而冠始學禮與這處不同如何曰這處是大學終身  
 之所得如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從小時候學  
 一番了做箇骨子在這裏到後來方得他力禮小時  
 所學只是學事親事長之節乃禮之小者年到二十  
 所學乃是朝廷宗廟之禮乃禮之大者到立於禮始  
 得禮之力樂小時亦學了到成於樂時始得樂之力  
 不是大時方去學詩却是初間便得力說善說惡却  
 易曉可以勸可以戒禮只捉住在這裏樂便難精詩  
 有言語可讀禮有節文可守樂是他人在與我有甚  
 相關如人唱曲好底凡有間者人人皆道好樂雖作  
 於彼而聽者自然疎動感發故能義情仁熟而和順  
 道德舜命夔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定要教他恁地至其教之之具又却在於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處五聲十二律不可  
 謂樂之末猶揖遜周旋不可謂禮之末若不揖遜周  
 旋又如何見得禮在那裏○問注云樂有五聲十二  
 律更唱迭和恐是迭為賓主否曰書所謂聲依永律  
 和聲蓋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  
 濁其次為商羽聲輕清其次為徵清濁洪纖之中為  
 角此五聲之別以括人聲之高下聖人又制十二律  
 以節五聲故五聲中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  
 謂如以黃鐘為宮則是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  
 徵南宮為羽還至無射為宮便是黃鐘為商大簇為  
 角中呂為徵林鐘為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尺六  
 七分而黃鐘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鐘長六寸則宮  
 聲槩下面商角羽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鐘  
 大呂黃鐘大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鐘九寸只  
 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槩之其聲  
 和矣不然則其聲不得其和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  
 只說四者意其取數之甚多者言之餘少者尚庶幾



焉。其人取其半數為子聲，謂宮律之短。餘則用子聲。某人又破其說曰：子聲非古有也。然而不用子聲，則如何得其和。畢竟須着子聲。想古人亦然，但無可考耳。而今俗樂多用夾鍾為黃鍾之宮，蓋向上去聲愈清故也。又云：今之琴第六七弦是清聲，如第一二絃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則第六七絃即是黃鍾大簇之清，蓋只用兩清聲故也。

大。全前漢志：聲宮商角徵羽也。晉志：土音宮，其數八十一，為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火音徵，二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最清，事之象也。金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三，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木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木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木音角，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漢志：律有十二，陽律為律，陰律為呂，呂以旅，陽宣氣，曰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

呂者曰律，陽統陰也。○白虎通曰：土曰墳，竹曰管，革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木曰柷，敔，金曰鐘，鏞，此八音也。○吳氏曰：古詩樂相表裏，言之不足而歌生焉，歌之不足而舞生焉，歌舞生而樂作矣。聖人以爲未也，又爲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相其歌，羽旄干戚以飾其舞，而樂於是乎大備。君子於樂或親爲其事，或觀聽其聲，容或講習以知其意，內而一心，外而衆體，蓋莫不有養焉。○雲峯胡氏曰：典於詩，知之事成於樂，則知之精。故曰：義精立於禮，行之事成於樂，則行之熟。故曰：仁熟。○新安陳氏曰：夫子屢以詩禮教人，至此則參及於樂，成於樂所以成就其始焉。中焉之典於詩立於禮者也。○西山真氏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爲尚可考，等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爲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巳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在，故樂記謂制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





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而樂也。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復涵泳。真可以感發興起。則所謂興於詩。亦未嘗不存也。○新安陳氏曰。邪穢謂私欲之行惡。皆蕩滌而無餘。查滓謂道理勉強未純熟者。皆消融而無迹。○慶源輔氏曰。詩易於禮。禮易於樂。與者淺。立者深。成則又其深者也。故其先後之序如此。○程勿齋曰。洒掃應對。詩書六藝。收其後之心。養其德性。是曰小學。窮理正心。修己治人。知必周知。成不獨成。是曰大學。○蔡虛齋曰。義精知之至也。仁熟仁之至也。和順於道德。從容不待勉強也。仁義以人性言。性也。和順道德者。至命也。○與於詩者。以詩能興人也。立於禮者。以禮能立人也。成於樂者。以樂能成人也。故集註上三截皆言詩能興人。禮能立人。樂能成人也。下三截方言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林次崖

曰。立於禮。尚是矜持。成於樂。是矜持到純熟地位了。成雖說由於樂。要人之所以成德。工夫尚大。不是平日都無工夫。只一個樂便會成。蓋平日積學工夫。將至有成。德把來從他。使融化。譬如鎔金。火候一到。把鹽硝來一點就鎔了。與詩立禮。須要如此看。蒙引載史氏說。謂與詩。即是志道時事。立禮。即是據德時事。到成樂方是依仁以後事。最說得好。○呂晚村曰。此三於字。與志道章於字。相似而實不同。彼於字。是著力字。粘上一字。讀此於字。是指點字。粘下一字。讀蓋彼在工夫言。此在功效言。但將與立成三字。逗斷。思之便見。○古者教人。從小便以歌詩習禮樂為事。直至老死不輟。故能使人志意得廣。筋骸強固。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是其氣象。甚功用。其為興立成。皆不知其然而然。此其所以妙也。○有問。胡雲峯云。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成材之難。無真氏之說。真以人材為難矣。詩禮樂皆非吾心外物也。其說如何。曰。程子之說。見處極高。功用極大。三代以上。聖人之道也。西山之說。是就三代不可復以下。



設箇無聊方便法門耳。然充其義則必至無詩禮樂。亦得矣。不知能得詩禮樂之本。即無詩禮樂。亦能與立成。此必大賢以上幾之。豈可繁之中人以下哉。三代聖人教人。必內外交養。本末全備。其為道也。自聖人至中人以下。皆不可廢。故其時人材及治平氣象。與後世人材氣象。天懸地隔。此有詩禮樂之興立。成與無詩禮樂而強為興立。成原自迥乎不同也。蘇程子之言。使後有王者。必將講求三代教人之法。庶幾聖人之道得行。若雲峯之言。則吾心自有詩禮樂。不必外求。使王者何以陶鑄人材。興起教化哉。要其弊也。彼看詩禮樂固自輕淺。以此章為經學者。俗學之見。彼亦看得詩禮樂輕淺。然俗學之輕淺。猶不敢呼道。若異端之輕淺。則敢于無忌憚矣。蓋詩禮樂本天與立。成本心必心本于天。乃能成材合道。若謂吾心自有興立成。吾心自有詩禮樂。即以心為天矣。然一心衆體。皆見性情周流處。蕩滌不穢。是就粗處說。消融

查滓是就精處說。○學會問朱子謂興立成。只是游藝。一則事而史氏以興於詩為志道。立於禮為據德。成於樂為依仁。似亦分配有理。而與朱子不同。何也。曰。論志道原不單靠定詩。據德原不單靠定禮。依仁原不單靠定樂。而詩禮樂皆藝中之所該。故朱子以興立成。為只游藝一則事也。然興於詩。未有不志道者。立於禮。未有不據德者。成於樂。未有不依仁者。故分配亦可總之。游藝原與志據依並行。非直到依仁之後。纔游藝。只工夫有深淺。必到依仁後。方可言游耳。即此章亦不是既興於詩。便棄置了。詩既立於禮。便棄置了。禮既成於樂。便棄置了。樂也。故兩章雖有。用功成功之分。而理亦可通看。朱子謂於字不同。是教人且就本章理會。莫遽將別章來亂了。○詩禮樂必當深學。見興必於詩。立必於禮。成必於樂也。詩禮樂必當深學。見興必於詩。立必於禮。成必於樂也。詩禮樂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也。始原詩禮樂並學。到得力後。始知其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也。後來道理融化。亦分不得。詩禮樂。但推其所以得力處。則原是興於詩。



立於禮成於樂也。如此看來。一於字却有三四面。○  
 學會問朱子謂興於詩。是小底立於禮。成於樂。是大  
 底興於詩。何也。曰。既興其好善惡之心。則自然為  
 善而不為惡。此間便自有立底意思。故曰。是小底立  
 於禮。但方興起時。未便能不為事物所搖。而卓然堅  
 定耳。惟有恭敬辭遜之意。而又習夫節文度數之詳。  
 乃能立也。然肌膚筋骸。雖能堅定不搖。而性情之間。  
 未必邪穢查滓之盡釋。則猶未見其成也。蓋人止此  
 性情耳。興起於詩底。也是這箇養成於樂底。也是這  
 箇到義精仁熟。亦只是興起者得所養耳。故曰。是大  
 底興於詩。此學問一貫之功。而非有二也。  
 頑按朱子云。詩禮樂。聖人做出這一件事物來。使學  
 者聞之。自然歡喜。情愿上這一條路去。觀此則甚重  
 詩禮樂之教。上若重在人之能興立。成則非成功。以  
 後之次第矣。時解謂吾心自有真詩真禮真樂。以言  
 此理之源頭。則可若執此以講興立。成工夫。不難棄  
 詩禮樂為無用之具矣。真西山謂以莊敬治身。和樂  
 養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亦是發明朱子去古既遠。

禮樂蕩然。只是讀書理會道理。將來涵泳到淡洽貫  
 通處。亦有此意思之說。然皆不得亡之論。非正說也。  
 而○詩有邪有正。為言易知。感人又易入。兼詞義音韻  
 而言也。禮有恭敬辭遜。節文度數。兼本末而言也。樂  
 有歌有舞。有音。皆以五聲十二律為之。節蓋亦兼本  
 末而言之也。其於詩禮樂本末之間。內外精粗無不  
 通貫。然後有興立成之效。非淺涉之而遽得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常○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  
 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  
 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  
 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藏板

或問子謂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  
 知其所以然者何也曰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  
 彝百姓所以日用者也聖人之為禮樂刑政皆所以使  
 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  
 有未易得聞者而况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  
 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也程子言之切矣  
 語類問民可使之曰所由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  
 人使之由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教以人倫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豈不是  
 使之由問不可使知之曰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  
 使之知也呂氏謂知之未至適所以啓機心而生惑  
 志說得是問此不知與百姓日用不知同否曰彼是  
 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植云民可使之御事俯  
 育而不可使之知其父子之道為天性可使之奔走  
 服役而不可使之知其君臣之義為當然及諸友舉  
 畢先生云今晚五人看得都無甚走作○或問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聖人只使得人孝足矣使由  
 人弟足矣却無緣又上門逐箇與他解說所以當孝

者是如何所以當弟者是如何自是無緣得如此因  
 年張子韶之論以為當事親便當體認取那事親者  
 是何物方識所謂仁當事兄便當體認取那事兄者  
 是何物方識所謂義某說若如此則前面方推這心  
 去事親隨手又便去背後尋摸取這箇仁前面方推  
 此心去事兄隨手又便著一心去尋摸取這箇義是  
 二心矣禪家便是如此其為說曰立地便要你究得  
 恁地便要你究得他所以撐眉努眼使棒使喝都是  
 立地便撥教你承當識認取所以謂之禪機若必欲  
 使民知之少間便有這般病某嘗舉子韶之說以問  
 李先生曰當事親便要體認取箇仁當事兄便要體  
 認取箇義如此則事親事兄却是沒緊要底事且姑  
 借此來體認取箇仁義耳李先生笑曰不意公看得  
 好或問上蔡愛說箇覺字便是有此病予曰然張子  
 韶初間便是上蔡之說只是後來又展上蔡之說說  
 得來放肆無收殺了或曰南軒初間也有以覺訓仁  
 之病曰大槩一是自上蔡處來又曰呂氏解民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云不可使知非以愚民蓋知之不



至適以起機心而生惑志也。此說亦自好。所謂機心便是張子韶與禪機之說。方纔做這事便又使此心去體認。少間便啓人機心。只是聖人說此語時却未有此意在。向始舉之或問不欲附集注。或曰王介甫以爲不可使知。蓋聖人愚民之意。曰申韓莊老之說便是此意。以爲聖人置這許多仁義禮樂都是殃考人。淮南子有一段說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謂臣殺主。下伐上。吾恐用兵不休爭鬪不已。爲之奈何。太公善王之問。教之以繁文滋禮以持天下。如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蓄。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其意大槩說使人行三年之喪。庶幾生子少。免得人多。爲亂之意。厚葬久喪。可以破產。免得人富。以啓亂之意。都是這般無稽之語。○此章之義自與盤誥之意不同。商盤只說遷都。周誥只言伐商。此不可不與百姓說令分曉。况只是就事上說。聞者亦易曉解。若義理之精微。則如何說得他曉。

**附** 大全朱子曰。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爲循理。及其

覺此理而不知之。則沛然矣。必使知之。則人求知之心。豈可勝言。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不可使之知。謂凡民爾。學者固欲知之。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不可使之強知也。

**同** 陳氏曰。所當然。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所以然。乃根原來歷。是性命之本處。○西山真氏曰。聖人之教。惟恐不能開明下民之心。如申韓斯鞅之徒。所以治其國者。專用愚黔首之術。不知民可欺。以暫不可欺。以久。故卒以此亡。可不戒哉。○潛室陳氏曰。謂政教號令。但能使民由行于中。不能使民洞曉其理。非不欲使之曉也。勢有所不能。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蔡虛齋曰。此亦以氣稟所拘之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謂論性。不論氣不備也。若論聖人明明德於天下之心。何所不至。○呂晚村曰。民者對士大夫以上而言。但將民字位分畫清。則不可之故瞭然。





矣。先王教民。只重行教。士大夫以上。却重知。同在庠序學校中。而由者為民。能知者即士大夫以上。民之分量。只得如此。其中稍有聰明者。先王即舉而用之矣。○可使不可使。有只在民資質上說者。有只在聖王設教上說者。然惟民之資質如此。故聖王之設教。亦然。偏靠一邊不得。○由與知。有兩事。兩之字。原只一理。○使由處。聖人正用全副精神。所知之理。已盡在其中。固非別有欺瞞。亦非斷然不許明白也。  
**異**雙峯饒氏曰。兩之字。皆指此理而言。民可使之由。此理不可使之知。此理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亦從之。以真無知故也。若知得仁為是。暴為非。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以此觀之。民不特不曉其所以然。於所當然者。亦未易使之曉。○林次崖曰。由者身之所行也。知者心之解悟也。由是由其迹。知是悟其理。聖人立教。使民由斯道而行。則民莫敢不從。故曰可使由之。若心領神會。知道之。所以然。此必在人之所得。豈可以強聒哉。故曰不可使知之。

**辨**按朱子云。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正為由之中。可以自覺。故但使之由。而聽其自知耳。未有由之久而終不可知之理。亦未有方由而遽能使其知之之理。至未由而使知。則由之不安。與甚者。遂不復由。只推原使知之。害耳。非聖人預防此害。而始使由。不使知也。○雖曰可使由之。不可使知。然所以可使由者。亦是民心固存之良。上方使之在此。他使由之在此。若謂民全然不懂。聽上使之。他即莫敢不從。則使由又為強世之具矣。故使民孝。亦因民心先有孝在。使民弟。亦因民心先有弟在。故使之之術。方起于此。而由之之幾。即動於彼。但孝之所以然處。是仁。弟之所以然處。是義。則不能遽使之知耳。註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畢竟理之當然。他自有動處。饒雙峯謂堯舜帥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以暴。而民亦從之。以其無知故也。愚謂無知者。氣稟習俗之蔽。而可與為善者。本性固有之天。若因此謂當然者。亦不可曉。則誣民並誣性矣。  
 頑按。可使由如孝弟之類。不可使知。如孝弟本于仁。



義之類。理只一箇。理却有當然所以然之不同。今且  
 劃開。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實在分量。則由知字不  
 膠粘。自膠粘兩之字。不合併。自合併矣。若先要膠粘  
 合併。則上下纏做一團。反不見可使不可使之實在  
 分量矣。○本章只就民說。見可使者如彼。不可使者在  
 如此。至後來亦可知。則亦可不止於民而為士大夫  
 此皆推其究極耳。今晚村拘轉說。見由者為民。能知  
 者即士大夫以上。道理未嘗不可通。而本文並非此  
 意。○使由使知。聖人原無兩種教化工夫。合下便有  
 勞來。匡直。許多事。使知亦不過如此。然只得他由不  
 得他知。聖王只從容以俟之耳。豈有別法。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  
 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或問** 胡氏上句小異。然亦可取。○胡氏曰好勇而不  
 疾貧則不肯為亂疾貧而不好勇則不肯為亂自古  
 亂民皆其材力出眾而迫於飢寒者也為人上者其  
 可不思制其產厚其生乎抑學者不幸而勇勇又不  
 幸而貧苟無道以持之自行一不義取非其有日長  
 月滋其不流於亂也幾希矣此又學者所當自警也  
**語類** 好勇疾貧固是作亂不仁之人不能容之亦必  
 致亂如東漢之黨錮

**精義** 明道曰人若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  
 惟疾之甚必至於亂  
**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好勇者有果於作亂之資而又  
 不安分是不知義也所謂有勇而無義為亂此其亂  
 在我惡不仁本善也惡之過當使其人無所容事窮  
 勢迫彼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肆其不仁之毒以求免  
 未有不激而生亂者此其亂在人而致亂亦在我也  
 ○呂晚村曰勇與貧非亂也好之疾之乃亂耳然勇  
 自生好貧自生疾則仍是兩者為之季代之失天下  
 多乃如之人為之也嗚呼是誰之咎與



藏板

雙峰饒氏曰好勇而不疾貧未必遽至於亂疾貧而不好勇亦不能為亂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而疾之至於無所容身則致亂必矣大學之屏諸四夷是力能誅之如舜之誅四凶是也何自而致亂乎○呂晚村曰好勇疾貧兩者有其一皆足以造亂缺其一不足以速亂

**論**按好勇是氣質疾貧是境遇好勇是致亂之本疾貧是速亂之機論語中說話如好勇不好學其蔽也多故知好勇便是致亂根子加以疾貧則亂必矣若疾貧世間甚多不能致亂必須好勇以濟之故知語意重好勇非上下對舉之辭若好勇不疾貧不肯為亂疾貧不好勇亦不肯為亂胡氏交互說朱子謂其小異者此也集注好勇而不安分加一而字串說自明○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只是說疾之不可已甚耳程子指出君子當教養之謂以仁而化不仁也雙峯推出一步說然二者之說皆在上有所權不仁也皆是推究一步說然二者之說皆在上有所權

位者方能行之若君子不幸而在下位見不仁之小人既不能教養又不能力誅其勢亦不得不疾故聖人平放在這裏但言疾之不可已甚耳疾之所以自嚴其惡惡之防疾之不至於已甚所以寬假其自新之路

禎按好勇疾貧之心有意為惡者也而不仁而疾之已甚有意去惡者也故此章之意專為杜亂而言至好勇則當教之以化其血氣之剛疾貧則當養之以裕其衣食之本至不仁之人可化者亦當行教養之方不可化者則當有刑威之用皆聖人言外未發之旨也○時解動云好勇不仁之人在上收而用之蓋以此等為跼蹏不世之軼才耳豈知不教養而遽用其人彼率其不良之性何嘗猛獸毒蛇其不可勝道哉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吝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或問**：張敬夫論周公事亦善。○張敬夫曰：周公以叔父之尊，位上宰，握大權，勳烈如此，其光也。而方且握髮吐哺，惟恐失天下之賢才，思兼三王，坐以待旦。夫豈有絲毫驕吝存於其間哉？**論類**：驕吝是挾其所有以誇其所無，挾其所有是吝，誇其所無是驕。而今有一樣人，會得底不肯與人說。

又却將來驕人，驕是做於外，吝是靳惜於中。驕者之所發，吝者之所藏。○問：驕如何生於吝？曰：驕如枝葉發露處，吝却是根本藏蓄處。且以淺近易見者言之，如說道理這自是根本上公共底物事，合當大家說出來，世上自有一般人，自恁地吝惜，不肯說與人，這意思是如何？他只怕人都識了，却沒說與他，便欺得他。某嘗見兩人，只是無緊要問事，也抵死不肯說與人，只緣他要說自會，以是驕誇人，故如此。因會親見人如此，遂曉得這驕吝兩字，只是相匹配得在，故相靠得在。○某昨見一箇人，學得些子道理，便都不肯向人說，其初只是吝積蓄得這箇物事在肚裏，無奈何，只見我做大便要凌人，只此是驕。○聖人只是平說云：如有周公之才美，而有驕吝，便連他才美功業壞了。况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至於程子云：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與某所說驕吝相為根本枝葉，此又是發餘意。解者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却說此方得。○問：驕氣盈吝



氣歎氣之盈歎如何曰驕與吝是一般病只隔一膜  
 驕是放出底吝吝是不放出底驕正如人病寒熱攻  
 注上則頭目痛攻注下則腰腹痛熱發出外似驕寒  
 包縮在內似吝因舉顯道克已詩試於清夜深思省  
 剖破藩籬即大家問當如何去此病曰此有甚法只  
 莫驕莫吝便是剖破藩籬也覺其為非從源頭處正  
 我要不行便不行要坐便還我坐莫非由我更求甚  
 方法○集注云驕吝雖不同而其勢常相因先生云  
 孔子之意未必如此某見近來有一種人如此其說  
 又有所為也  
 同大全鄭氏曰不言周公之德而言才美蓋有德則  
 必無驕吝有才美則驕吝容或有之○張氏曰古聖  
 人才藝之多莫如周公觀其自言多才多藝可見故  
 借以明之○雲峯胡氏曰本文如字使字皆假設之  
 辭○蔡虛齋曰此言人之有才而不可恃也自有之  
 有才者莫若周公然假使真有周公底才那樣美設  
 使以已有是才而自驕以人無是才而吝焉則大本  
 已失其餘皆不足觀矣况無周公之才而驕吝者乎

要足此句方見本文特舉周公之意而與程子此甚  
 言驕吝之不可也意相協○其餘指才使驕且吝則  
 德喪矣○呂晚村曰此章大意甚言驕吝之不可  
 不關才事若謂有才者不可驕吝豈無才者不妨驕  
 吝乎蓋緣天下驕吝之病大約生于小有才者故夫  
 子以才立說云即使才美如周公若一驕  
 吝則其本已壞其才直餘事何足觀哉况乎才未必  
 美美未必如周公何以驕吝為也周公二字是才美  
 二字偶然引帶並不關周公名位事業也  
 異慶源輔氏曰德出於聖才出於氣世固有優於德  
 而短於才者然德極其盛則才亦無不足若但有其  
 才而無其德則雖有智能技藝之美必不能居廣居  
 立正位行大道為向上一着事  
 辨按朱註明云智能技藝人將才字看做經天緯地  
 之才便道才美自無驕吝不知經天緯地之才便是  
 德之發露處自無不善亦自無驕吝此才字只是智  
 能技藝所以有不美即美亦易驕吝人惟重看了才  
 字所以輕看了驕吝輔慶源德極其盛則才亦無不





足一段議論極好。却微看差本章才字。此才字如固  
 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之多能一般。不多能亦不害  
 其為聖。這多能却又足增上底。故聖人設言其有驕  
 吝。○驕吝便不足觀。無論其有才無才也。即極之才  
 美如周公而亦不足觀。則驕吝之不足觀為何如。故  
 程子下甚言二字以發之。若反重才美則失之矣。○  
 驕是誇人所無。吝是挾己所有。驕是驕吝是吝。故聖  
 人於中着一且字。至驕為吝之枝葉。吝為驕之根本。  
 朱子自謂發餘意不必便當正說。○學會問語類謂  
 去驕吝只是莫驕莫吝。便割破藩籬。不驕吝可即算  
 有德。否曰世間自有一般人。氣量虛弘。自不驕吝。而  
 於德猶未備者。亦不可。即指此以盡德也。程子謂驕  
 氣盈。吝氣歉。驕吝自是氣分上事。不驕不吝亦只是  
 氣分上少於高鄙。嗇未嘗無益於德。但即指為德則  
 不可。  
 顧按聖人語氣曲折盡義。而又自含蓄不露。如此章  
 言才美而必極之。周公且如有二字。甚虛甚婉。才美  
 而驕吝已是善事極矣。而但曰不足觀。今人於本文

前多畧如有之神。於本文後多添驕吝之害。已不足  
 聖人本末言語。○有德內之才。有德外之才。若智  
 技藝有無德而亦美者。故聖人設言其亦有驕吝不  
 然。聖人亦斷不假借來說。○驕吝則以才美為其餘  
 可見。不驕吝是根本。矣。故不驕吝雖不足以盡德而  
 欲德以居才者。必先去驕吝。而後可也。○程子謂有  
 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未嘗謂有而周公之才。則自無  
 驕吝。便知此才美非德中所自有。而但為智能技藝  
 矣。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  
 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况  
 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語類**問不至於穀欲以至為及字說謂不暇及於祿免改為志得否曰某亦只是疑作志不敢必其然蓋此處解不行作志則畧通不可又就上面換便越不好了或又引程子說曰說不行不如莫解解便不好如解白為黑一般○問三年學而不至於穀是無所為而為學否曰然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為學之先不然則不學矣○蔡虛齋曰世固有為干祿而後學者亦有學問之功始加而利祿之念隨之者夫惟三年之久從事於學但知學以謀道而初無求祿之心如此者不易得也久於謀道而不謀食者斯為難矣○謀道不謀食為已不為人孔門顏曾閔開之外少有不為祿而仕者故孔子嘆之與

**異**呂晚村曰不至非必不得穀也無暇分心及此耳不易得非必無其人也此世界中難得耳

**辨**按本文作不志於穀其意簡明若仍作至字則上當添其志二字乃得朱子解書從未曾於聖言之外多添字句故以為疑作志○須知他三年學不至於

穀其中深信有篤好深信是知之真篤好是體之力如此三年之久豈復有此後不深信不篤好者乎若限定三年不志穀三年後不妨志穀則是得人爵而棄天爵連三年內之學都信他不得矣

禎按曰不志則尚不會得祿可知蓋古者學優則仕漆雕開所以未信不仕也若說三年內不妨得祿而但志不在此則去夫子深思絕心於學之意遠矣○無所為而為學只是摘取其心而言若學中原該明德新民與穀字自不相干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



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或問**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何也曰此言人當篤於信道而又好學以明乎善然後能守死以善其道也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守死善道言寧死而不為不善以害其道也曰子所謂更相為用何也曰非篤信則不能好學非守死則無以善道然徒篤信則不能好學徒守死而不足以善道則又君子之所不取也蓋能守死者篤信之功而能善道者好學之力然雖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為用而不可一有闕焉者也

**語類**學者須以篤信為先○篤信故能好學守死故能善道惟善道故能守死惟好學故能篤信每推夫子之言多如此○篤信須是好學但要好學也須是篤信善道須是守死而今若是不能守死臨利害又變了則亦不能善道但守死須是善道若不善道便知守死也無益所以人貴乎有學篤信方能守死好

學方能善道又曰此兩句相關自是四事

**精義**明道曰今語小人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然違道語君子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肯違道如牲牢之味君子曾嘗之說與君子君子須愛說與小人小人非不道好只是無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肯為者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

**同**大全鄭氏曰許行陳相非不篤信曰好學則非也召忽苟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非也○蔡虛齋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之類所謂篤信而不好學所信或非其正者也篤信守死未必好學然後所信者是必善道然後所死者是守死未必死以死言之所守者堅也去就出處皆在此四者外此是士之本領○無有用工篤信而不能守死者故曰守死者篤信之效是有守也亦無有用工好學而不能善道者故曰善道者好學之功是有學也既云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便見上四字尤重說有守便兼篤信守死說有學便兼好學善道或曰如此則



卷八 泰伯

五

藏板

當云有守有學而不日有學有守矣蓋篤信好學者

**辨**

按此章首二句交互錯綜其義始盡然亦稍重好學善道邊如云篤信矣而又要好學守死矣而又要善道細玩集註各下二字意義較上二字稍重只看下二節固非篤信守死者不能若不是好學善道尤恐未必能也不篤信不能好學然未存好學而不能篤信者不守死不能以善其道然未存善道而不能守死者是各下二字可也得各上二字之意○學曾問既重好學善道邊而朱子謂學者須以篤信為先何也曰先不信如何肯好信却是信甚麼當其篤信時亦必明得道是如何方纔肯好而又好學以明其善者以始而篤信者其大綱繼而好學者其精微也非篤信時全不明善必待好學而後明乎善也故朱子謂篤信故能好學惟好學故能篤信亦可翻轉來說○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效字功字要看不是篤信便能守死好學便能善道全沒層次篤信好學是指用功而言守死善道則非工夫既

至者不能也

頑按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此亦不必如異端邪說纔為非正聖人所說篤信也是道理當然但不好學則於義未精而至善之極則或不能無少差繆便為非其正矣只看註先下不篤信則不能好學一句可見正字只對偏字說不對邪字說○不能守死而妄言善道便是後世長樂老一輩人物故好學只在篤信內以好其學善道只在守死內以善其道縮一層尤精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

夫子集注

卷八 泰伯

五

近警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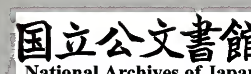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語類**危邦不入是未仕在外則不入亂邦不居是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危邦不入舊說謂已在官者便無可去之義若是小官恐亦可去當責任者則不容去也○問危邦固是不可入但或有見居其國則當與之同患難豈復可去日然到此無可去之理矣然其失則在於不能早去當及其方亂未危之時去之可也○有道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須見幾而作可也

**同慶源**輔氏曰好學以善道則見道明矣篤信而守死則信道篤矣見道明信道篤必能審去就出處之宜守常固必行其道遇變亦必能守死以善其道也○雙峯饒氏曰危邦不入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邦若天下無道則無適而可惟有隱而已○齊氏曰君

子在危之外則不入在亂之中則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不審以及於難則其死也亦死于愚而已非死於義也是故貧賤患難之中君子貴於守死而亦不徒死守死將以善其道也徒死豈得為難哉○蔡虛齋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無道則隱非但有守亦是守而果於行也以此見得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不可專為無學世亂而無能守之節不可專為無守雙峯之說可疑也○呂晚村曰逢太平盛世誰不彈冠思奮者此不足當則見二字也則守之前極重難本領有毫釐不足見不得見字之際極輕快本領向來蓄積無疑到此更不消推敲打點若有毫釐未足也則不得

**辨**按篤信好學時也見得不入不居則見則隱底道理是如然兩不字甚斬截兩則字甚現成則非守死善道之後不能也故註必連二句說○守死只言其守之堅非限定必至於死故不入不居與隱都像善於免患而不知正堅於守道而不變也要之語信





道堅確則善道在守死中語與時推移則守死又即  
在善道內矣分不入不居則隱為有守則見為有學  
者失之

頑按危邦四句只平看邦指一國而言故不入不居  
猶有可入可居天下舉一世而言故非見則隱非隱  
則見時解以隱見跟不入不居便欠清楚○危便不  
入亂便不居此中有見微知著觀變審幾多少學問  
在如何單貼守說得則見則隱亦如此看所以當則  
無道必有所以隱之具則又學守俱在

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  
不足以為士矣○晁氏曰有學有守而  
去就之義潔  
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所貴於士者其為進而用則有  
可行之道退而藏則有能守之節故退不失已進不  
失義若咸無焉則是碌碌庸人而不足以為有士矣  
冒士之名而無士之實豈不可耻之甚哉○洪氏曰  
邦無道而富貴固可耻邦有道而貧賤何足恥乎蓋  
有道之邦必用有道之士無可用之道所以為恥也  
○勿軒熊氏曰學者先須辨得篤信守死底心又做  
得好學善道底事然後於出處去就見得明守得定  
用之有可行舍之有可藏也篤信是知之真守死是  
行之篤○蔡虛齋曰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  
能守之節此兩句不必再為他意擾蓋此兩句自是  
就他去就之義不潔出處之分不明而原其由則是  
無學無守也或曰不是推其由此四條節節都有就  
在其內然則危邦不入內安得有好學工夫○邦有  
道貧且賤焉非甘貧賤也人自不用不我道之不得  
也故可耻蓋有道之邦所用者必有道之人邦無道  
富且貴焉希世投合而已不但無守亦是無學若有  
學者見道分明豈肯闒然苟祿



**異**雙峯饒氏曰邦有道而貧賤是無學也邦無道而富貴是無守也○雲峯胡氏曰首兩句雖四者相為用不可缺一然集註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則第一句最重蓋有學貴乎有守然必有學然後能有守學問之深者雖以之處死生之變可也而况於去就之義出處之分哉危邦而亂邦而居雖死不足以為善有道無可見而貧賤無道不能隱而富貴雖生而深為可恥此皆無學力者之所為也故夫子曰信而好古曰好古敏求曰好學其教人獨於此拳拳焉

**辨**按饒氏謂有道貧賤是無學無道富貴是無守其實非也有道貧賤固是無學然亦非所守矣但世治則重在學之有用上以學可該得守也故曰世治而無可行之道無道富貴固是無守然所學果何事哉但世亂則重在守之不變上以守又可該得學也故曰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究竟二者如何分學守得○晁氏學守亦只大槩總註耳本章篤信而又好學不是兩種工夫守死而又善道不是一兩般效驗可以

劈分開說也所以為君子之全德者以不但可與而巳可與權學問到義精仁熟地位矣而巳可與權學問到義精仁熟地位矣禎按觀註世治世亂則未節即當世字看與上節那字不同而與天下字是一例蓋到則見則隱則字已足時措之宜矣末節復說有道貧賤之可耻無道富貴之可耻正逼撥向裏來見要免耻須從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上着工夫○有學然後有守是他章知行意此章先說篤信後說好學先說守死後說善道則甚重守而能化意不重學而能守意但不能守安能化雲峯單重學而悞以有學方能有守却非此章之意當細辨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或問夫子之言無上下之異。但為不在此位。則不謀此政耳。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以至於天子不可過于天道。乃為備耳。然不止此。又當知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相踰。乃為大備。而盡得聖人之意。

語類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如縣尉豈可謀他主簿事。纔不守分限。便是犯他疆界。曰。如縣尉可與他謀。但不可侵他事權。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本文不過思不出其位之意。問而告。乃推廣餘意也。○慶源輔氏曰。其政不義而不可為也。問而不以告。不仁而不可為也。○蔡虛齋曰。有是位。則有是政。政乃有位者所當謀也。若不在乎其位。則其政乃吾分外者。亦不謀其謀欲為之也。故不可若窮居思天下之事。草茅言當世之務。亦可謂出位乎。○呂晚村曰。不在不謀。合下

理當如此。而利害在其中。啓頑問以山人而橫議疆場。處士而遙持朝政。門戶互相騎滅。而敗亡隨之。出位之謀。其禍烈如此。○說。到謀得縱好。亦不是謀。而無害。亦不是方。是聖門喻義之學。

異雙峯饒氏曰。此章本意。只當自下而上。不在大夫之位。則不議大夫之政。不在公卿之位。亦然。范氏又自上而下。以為天子不敢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為卿大夫之事。乃是推說。蓋經筵告君之語也。若又從而旁推之。則左不可侵右。右不可侵左。雖同寮亦有分守。聖人之言。無所不包。故可推而無適不通也。

辨按就我身而言。既不在其位。便不消謀其政。兩其字。着眼。其謀之而有善於人之事。且令彼不得盡職。都是後一層。至我謀之心。原不能深悉。機宜而徒以俸功。則又推深一步。皆不是。聖人當下語氣。○此與思不出其位。意同。但彼以思言。此以謀言。思就心上說。謀就事上說。思不出位。是重在精其思于位內。謀不出位。是重在越其謀於位外。兩不字。有斷然意思。非懲其弊。而後以為戒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八

泰伯

近譬堂



與又當知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是欲推廣太  
備以盡聖人之意耳雙峰謂本意只當自下而上而  
范氏自上而下為  
推說失其旨矣

藏板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  
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  
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語類**問關雎之亂何謂樂之卒章曰自關關雎鳩至  
鐘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  
此處便是亂○或問關雎之亂亂何以訓終曰既奏  
以文又亂以武○亂曰者亂乃樂終之雜聲也亂出  
國語史記又曰關雎恐是亂聲前而者恐有聲而無  
辭

**同**大全楚辭註曰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以亂為首  
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輯成也凡篇章既成撮其大  
要以為亂辭樂記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古賦亂曰  
皆卒章也○師古曰古賦未有亂亂理也總理一賦  
之終○新安陳氏曰據國語則當以關雎之末為亂  
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摯之賢而在樂故一時音  
樂美盛如此自師摯適齊繼者皆不能及所以追思  
而歎美之論語首魯樂者四章語魯太師樂在先自  
衛反魯次之摯適齊又次之此章其最後歎○蔡虛  
齋曰關雎一詩在詩則為首章在樂則為卒章故曰  
亂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舉終以該始言自始  
至終皆美盛也○林次崖曰關雎之亂所奏之樂必  
是大武蓋周家王業成於關雎故以此詩彙括通篇  
之意為亂也○顧麟士曰按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  
燕禮樂凡四節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  
三終也此歌止瑟此第一節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  
樂南咳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輔笙止磬此第  
二節笙入三終之後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

朱子昆司条梓

命吾卷八泰伯

三

近譬堂



藏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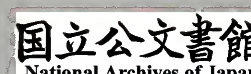
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歌笙相禪故曰間所謂  
間歌三終也此第三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則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所謂  
合樂三終也此第四節則味合樂並作語似其樂既  
正之後至第四節歌關雎始盛非謂至此酒盛以終  
該始之謂也

**辨**按朱子云自關關雎鳩至鐘鼓樂之都是亂若麟  
士說則合樂三終不但奏關雎並奏葛覃卷耳與召  
南之鵲巢采芣采蘋要之至此方盛之解則與本文  
語氣最為的確時說謂前此更盛至此猶洋洋者另  
補一層非本文之意即蒙引自始至終皆美盛之說  
恐夫子不應獨舉關雎之亂以為言矣  
顧按師摯不久於在官故獨追念其始想既去之後  
雖聖人既正之樂而無樂官之賢者以任之則美盛  
亦難繼耳夫子  
安得不嘆之乎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恇恇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恇恇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  
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  
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  
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  
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語類**狂是好高大便要傲聖賢宜直侗是愚模樣不  
解一事底人宜謹愿恇恇是拙模樣無能為底人宜  
信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有是病而無  
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問狂而不直之狂恐不可  
以進取之狂當之欲目之以輕率可否曰此狂字固  
卑下然亦有進取意思敢為大言下梢却無收拾是  
也○問侗者同也於物同然一律無所識別之謂恇  
者空也空而又空無一長之實之謂先生以為此亦





卷二 身同 何辨 論語 卷八 泰伯 三 藏板

因舊說而以字義音訓推之恐或然爾此類只合大  
槩看。不須苦推究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狂。何。性。性。者。氣。稟。之。偏。蔽。不。直。  
不。愿。不。信。者。氣。習。之。不。美。既。拘。於。氣。稟。而。氣。習。又。不。  
美。如。此。真。棄。才。矣。雖。曰。甚。絕。之。之。辭。使。其。知。為。聖。人。  
所。絕。而。改。焉。則。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也。○。潛。室。  
陳。氏。曰。狂。者。只。是。說。大。話。立。大。論。底。人。這。是。狂。人。凡。  
心。下。有。事。都。說。出。在。外。亦。無。遮。蔽。但。直。行。將。去。也。好。  
今。之。狂。人。都。恁。地。說。大。話。立。大。論。至。於。到。利。處。但。知。  
有。已。反。以。義。責。人。却。不。直。何。者。凡。事。只。是。恁。地。謹。愿。  
不。敢。妄。動。也。好。而。今。何。者。却。不。愿。要。妄。動。性。性。者。無。  
能。為。底。人。都。一。向。恁。地。朴。厚。也。好。而。今。無。能。為。底。人。  
也。都。會。用。許。多。詭。詐。狂。何。性。性。這。是。得。之。於。氣。如。此。  
至。於。不。直。不。愿。不。信。都。是。習。得。如。此。有。是。病。而。無。是。  
德。也。是。天。下。之。棄。人。○。蔡。虛。齋。曰。狂。雖。是。病。然。猶。幸。  
其。直。也。今。也。狂。而。不。直。何。雖。是。病。然。猶。幸。其。信。也。今。  
也。何。而。不。愿。性。性。雖。是。病。然。猶。幸。其。好。處。又。都。無。了。將。焉。用。  
而。却。不。信。只。存。得。不。好。處。其。好。處。又。都。無。了。將。焉。用。

辨。按。此。章。而。字。却。是。轉。語。辭。與。他。處。有。分。合。兩。意。者。  
不。同。以。氣。稟。之。本。來。言。狂。便。直。何。便。愿。性。性。便。信。下。  
三。箇。字。只。在。上。三。箇。字。中。見。原。可。合。而。不。可。分。今。狂。  
也。而。竟。不。直。何。也。而。竟。不。愿。性。性。也。而。竟。不。信。上。三。  
箇。字。竟。離。了。下。三。箇。字。以。自。見。遂。至。可。分。而。不。可。合。  
以。氣。稟。之。偏。而。益。以。習。俗。之。惡。矣。故。而。字。是。反。拘。轉。  
來。說。○。外。以。大。言。欺。人。而。內。自。行。其。委。曲。並。不。是。狂。  
矣。本。以。愚。蠢。無。知。而。行。其。澆。薄。刻。薄。並。不。是。性。性。矣。本。  
以。朴。拙。無。能。而。行。其。欺。詐。奸。險。並。不。是。性。性。矣。以。本。  
來。而。目。俱。喪。也。故。曰。吾。不。知。之。  
積。按。狂。者。必。直。以。其。直。而。並。去。其。狂。則。好。高。大。而。不。  
失。之。疎。矣。何。者。必。愿。以。其。愿。而。並。去。其。何。則。謹。厚。而。  
能。明。其。理。矣。性。性。者。必。信。以。其。信。而。並。去。其。性。性。則。  
誠。實。而。以。魯。入。道。矣。有。是。病。無。是。德。則。為。棄。才。有。是。  
德。無。是。病。豈。不。為。天。下。之。成。才。乎。聖。人。正。要。人。翻。轉。

夫子是司條梓 論語 卷八 泰伯 三 近譬堂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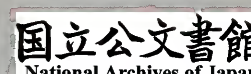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語類**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著起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只喜時起來行得三兩步懶時又生恁地如何做得事成

**精義**伊川口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則不得况學道而悠悠安可得仲尼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迫切了乃如此文意不難理會須是求所以如此何如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云爾者所以教人也

**同**大全陳新安曰為學之道當如湯之檢身若不及成王之夙夜不逮常如有所不及然此心常恐其或失之苟自謂已至失之也必矣一說也又一說如追逐然既如不及矣尚恐果不能及而竟失之又一說如撐上水船追前船不可少緩既如不及而不能前進又恐失之而反退流也學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如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反日退也○呂晚村曰兩語相生兩意相足下句只就上句中鞭緊一步耳惟其精勤是生恐懼惟其恐懼愈加精勤一時如此終身如此非有前後際也講章妄分未得已得真癡人惡夢矣○兩句總言學當如是耳玩註中既字又字則上句指進取之猛下句又加儆策持守之嚴微分次第無內外之殊也註恐人作兩節工夫看故下其心字耳如不及亦就其心說猶恐失固是心即有不失之功在講章分上句屬功下句屬心已落支離又有變而盡歸之心尤為混帳

**異**蔡虛齋曰言人之為學惟日孜孜而競尺寸之陰





其用功已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疎然恐其或失  
 之而竟不能及也學如不及以功言猶恐失之以心  
 言聖人之意蓋謂今日之學既無此工夫而心中猶  
 泰然不知恐懼則將如之何  
 此猶按朱子謂如捉賊相似須是千方百計捉他如  
 此猶恐不獲觀此則如不及時便已猶恐失矣其猶  
 恐失者正必欲及之而後已也二句並不是兩時兩  
 境如字猶恐字皆以心言而心之所至功即赴之耳  
 及是纔不及便是失纔如不及便是猶恐失矣但如不  
 處言朱子捉賊之譬甚明陳新安又推出如不及而  
 不能前進又恐失之而反退流如此則只是又恐失  
 之非猶恐失之也猶字便在如字內換又字便多一  
 拆離學問不日進則日退夫子却是描寫進學勇猛  
 之心非慮及於後退而始加如不及之也  
 顧按惟猶恐失只在如不及裏面並不分兩層故集  
 註以既字起下猶字不及而日如則雖及而亦如不  
 及終無自恃為及之時也失而日猶恐則雖得而不  
 失而終無自信為不失之時也君子自強不息終身  
 只是如此○捉賊却是賊在前面故必欲撼獲他學  
 却是甚麼在前面必及而不可失  
 却是甚麼物事學者須要參取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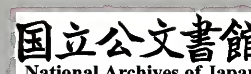
或問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程子二說一以為不與  
 治一以為不與求諸說雖多皆不出此子之不同何  
 也曰如前說則有宜為治矣如後說則有宜為得矣  
 今日有而不與則愚說雖陋恐或得其文意也  
 此乃為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首出庶物  
 此都未曾把一毫來奉已如今人纔富貴便被他勾惹  
 先生云舜禹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會有這天下相似  
 此乃為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首出庶物





高出萬物之表。故夫子稱其巍巍。○問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是至高底意思。大凡人有些小物事，便覺累其心。今富有天下，一似不曾有相似。豈不是高？○不與，只是不相干之義。言天下自是天下，我事自是事，不被那天下來移着。○正淳論不以位為樂，恐不特舜禹為然。曰：不必如此說。如孟子論禹湯一段，不成武王之執中。湯却泄邇忘遠，此章之旨與後章禹無間然之意同。是各舉他身上的一件切底事言之。○因論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義。曰：此等處且玩味本文，看他語意所重，落向何處。明道說得義理甚闊，濶集注却說得小。然觀經文語意落處，却恐集注得之。  
**同**蔡虛齋曰：舜禹視天下，只當等閒，獨舉舜禹。舜禹本是匹夫，一旦有天下，實出望外，而却不以為意。尤見其巍巍。○林次崖曰：舜之好問好察，下車泣罪，看他會謂我貴為天子，不可下問，下泣罪人乎？禹之非飲食卑宮室，看他會謂我富有天下，當厚自奉養乎？

真有天下而不與也。○呂晚村曰：有天下而不與，非輕天下之謂也。程子云：今人于醉後或更加矜持者，是亦為酒所動也。當知此義。○古之天子為天下憂勤，有勞苦而無佚樂。許務之流，畏憂苦而辭天下，是即與之心也。舜禹有天下，極其憂勤勞苦，而仍是不與，此其所以巍巍也。○所謂與者，以有天下為樂。此後世帝王之私心，無一不然者也。人要說得高，并將事功都入不與中，不知聖人惟其為天下憂勤，所以不與。○心有與處，纔有不與處。舜禹須不是一齊放。下毫無望礙也。看透不與真源，則憂勤胼胝無非不與之意。○若固有之，正要對若將終身意合看。舜禹讓天下，正要對巢許一流人合看。視天下如敝屣，正理不出。○王觀濤曰：全節作一句，勿斷。此天下以勢位言，不主民言。巍巍不與，在二聖心體上說，不被勢位壓倒。故曰：巍巍。○仇滄柱曰：不以位為樂，原不必說到貪戀所有處。即胸中微有欣喜之念，便看得天下與已相關矣。惟無幾微不自釋，無毫髮不自安。方





見細微。  
 尤西川曰不但戀天下是與即解使去已亦是與  
 憂勤要保守他固是與即憂勤恐負天下亦是與蓋  
 皆有一箇天下在胸中便為天下所動了舜禹之心  
 真可謂空洞無一物矣。○陸稼書曰當與飯疏食章  
 筆瓢章飯糗章同看須細認註不以位為樂句以憂  
 勤解者非以行所無事解者亦非。  
 按讀書必須審其句中字之輕重而讀之則神理  
 方出。如此節神理在之字也字上却必須注神讀此  
 兩字纔妙。知得此兩字便知得有天下不與。亦凡聖  
 人之所同惟舜禹之有天也而不與焉。斯為巍巍  
 耳不然那箇聖人不是不以位為樂。究何曾是舜禹  
 究何會是以舜禹之巍巍。○無意而有易。開逸豫之漸  
 則未免以位為樂。憂勤而有易。懷休息之思亦未免  
 以位為樂。舜禹無意而有若固有之。憂勤而有終不  
 敢懈。方是舜禹之不與。方是舜禹之巍巍。移不到他  
 聖人身上。○論不與。正面緊貼舜禹之有天下說。只  
 不以勢位為樂意也。未說到憂勤兢業上。然不以有

天下為樂。是夫子就舜禹胸懷洒落上看。然胸懷洒  
 落。自洒落。憂勤兢業。又自憂勤兢業。危微精一。允執  
 厥中。兩聖何時放却也。若謂憂勤保守天位。即是與  
 則堯不常有天祿永終之戒。謂憂勤恐負天下。亦是  
 與。則堯不當有四海困窮之警矣。陸稼書甚是尤西  
 川說。已落別家船裏去。  
 神。按細玩朱子不以位為樂句。便有兩意在。纔逸豫  
 是以位為樂。纔怠荒。亦是位為樂。皆與也。不與猶  
 言不相關。凡物之在身外者。乃不相關。有天下之勢  
 分。自在身外。如有天下之視。同仁却在身內。不與  
 處。說不與。如何見得舜禹之巍巍。○存疑舉舜之好  
 問。好察。下車泣罪。禹之菲飲食。卑宮室。以見不與。特  
 偶指一二事而言。其實聖人全在身體。高出萬物。若  
 他帝王。即行問察泣罪。菲飲食。卑宮室之事。亦不可  
 信。其有不與之心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語類** 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詞。不必謂獨堯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大哉堯之為君。炎謂吳才老書解。說驩堯共工輩在堯朝。堯却能容得他。舜便容他不得。可見堯之大處。舜終是不若堯之大。曰。吳解亦自有說得好處。舜自側微而興。以至即帝位。此三四人。終是有不服底意。舜只得行遣。故曰四罪而天下咸服。

精義伊川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崇高。其大與天同也。蕩蕩乎其德之廣大。不可得而名言也。其成功可見者。則巍巍崇崇。其文章則煥然至盛。

**同** 大全雙峯饒氏曰。天之巍巍以形體言。堯則之以德言。則乃準則非法。則也。準如易與天地準。言與天地平等也。天如此大。堯德亦如此大。與之平等。若言法天。特賢君之事耳。○雲峯胡氏曰。天之德難名也。所可見者。其四時生成之功。日月星辰之文耳。聖人與天地一也。○呂晚村曰。無能名。若說做淡忘冥漠。便墮黃老家言。是無名。非無能名也。

**興** 蔡虛齋曰。蕩蕩民無能名。此正是堯與天同其大處。非謂德之所施也。况此德字就君德言。下文云云。此特君德中指其一二而已。其餘難以言語盡也。正是民無能名處。新安之說未審。○呂晚村曰。德有存主者。有潛布者。○德字兼內外說。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也。粗者說被暨。細者只說心原。扶一邊。倒一邊矣。○陸稼書曰。此章是以為君之功。用言不是。以為君之道。言蕩蕩與成功文章。俱在用上說。無能名是無能名其不冒。不是無能名其所以不冒。成功文章是從不冒中抽出一二言之。與上文有大小之分。非有體用之分。



按大哉緊貼為君上說則所謂德亦非以存主之德而言也若存主之德之妙即所謂德也其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非與堯同德之聖人其孰能知之而何僅民無能名耶○天之巍巍原就形體不冒上說堯之則天亦當就不冒上說則亦當就德之體段上說矣雖體段之體亦眼於在內之本體而此則但即不冒之德之體段以見其大也惟巍巍則天故蕩蕩無名此與中庸言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相似彼言與天地同體亦只指體段之體而言若在內之本體則所謂不息則久是也蓋以體段之體對存主之體而言則體段亦是發見處故有巍巍高大蕩蕩廣遠之形以體段之體對成功文章之用而言則體段尚是總括處民日戴天之高大而不能名其高大日遊天之廣遠而不能名其廣遠矣諸解或指德之所存說則將為君說向無為或指德之所施說則又將巍巍蕩蕩即混下成功文章皆未會得註中德字也陸稼書知此章以為君之功用言而不知巍巍蕩蕩仍是用之體段成功文章特功用之分見

者耳故其說尚介於是非之間  
 積按大哉句自冒通章巍巍乎以下作一氣讀言堯之德能與天準故極其廣遠而非民之所能名也不可以蕩蕩與巍巍對說惟其巍巍則天是以蕩蕩無名觀註中一故字可見下節成功文章又因堯之德不可名而言其可見者如此即其可見之巍巍煥乎益以嘆則天無名之大也○德字固可兼內外但此之則天無名却以形於外者說過化存神是言其功用之自然乃不疾而速無為而成之意與此高大廣遠意無涉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



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語類** 惟堯則之一章曰雖蕩蕩無能名也亦有巍巍

之成功可見又有煥乎之文章可觀

**精義** 明道曰文章成功有形象可見只是極致事業

然所以成此事功者即是聖也

**目** 大全新安陳氏曰上文巍巍言天之高此巍巍言

堯功業之高○此字指成功與文章而言堯德之與

天同高大者不可得而名其功業文章猶可得而見

功業文章之可見者皆其德之不可名者之所發見

呈露也○尹氏說則字似以為法則之則朱子想以

末二句取之○蔡虛齋曰或曰成功巍然文章煥然

似亦盡矣猶為不可名乎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

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豈止一箇成功一箇文章便了

得耶但成功文章亦不可小小說曰巍巍乎曰煥乎

大抵大人分上無小事但孔子之意則以為此不足

以盡堯耳○呂晚村曰上節言其德故曰民無能名

下節指其勲業正謂可得而名者此耳仍要牽合無

名則天不分德業皆講章不通之說

**異** 蔡虛齋曰成功是事業成就處如百姓昭明黎民

於變時雍是也文章是其所施布之天下者言文章禮樂法度

也禮樂教也法度政也○林次崖曰堯之德既以覆

言者言則成功文章不可說是德之用處○問成功

何事陸稼書曰亦不脫成功文章外其發見者更有

成功文章其成功文章是無窮無盡底然此所謂巍

巍乎煥乎者只就人所見之成功文章說不是說無

窮無盡之成功文章其無窮無盡之成功文章在蕩

蕩乎內

**辨** 按語類云雖蕩蕩無能名也亦有巍巍之成功可

見又有煥乎之文章可觀曰亦有又有則知都從蕩

蕩無能名中指出來與人看非蕩蕩無名為德而成

功文章為業判分為二也既曰亦有復曰又有則成

功文章雖非一事而文章又即成功之燦然處亦可

見矣○稼書謂發見者不脫成功文章但不止人所



見之成功文章夫成功文章豈有人所不見者乎蓋  
 山將則天無名亦指德之徧被而言而有無名與可  
 見之分似說不通耳不知以德之體段所覆言徧被  
 者而言則民自無能名其高大以覆言徧被中各指  
 其成功文章之一事而言則平水土教稼穡明人倫  
 倫與制禮作樂治曆明時那一事不與人教稼穡明人  
 亦如中庸載物覆物成物之功用即博厚高明悠久  
 之體有以載之覆之成之而所以載覆成之功用其  
 經營區畫豈盡予人以不可見耶  
 禎按時解謂堯之文章得文質之中立帝王之極故  
 獨稱其煥乎然則夏商周以來皆非中而不足以立  
 極耶須知堯之成功如平水土教稼穡明人倫皆從  
 前所未有之事而禮樂制度之文章皆擅開闢之奇  
 成中未之盛何等巍巍煥乎故夫子贊之○虛齋以  
 成功為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非也於變時雍只  
 是氣象如此纔說氣象總括處便是蕩蕩中意此事  
 功只以教稼穡明倫等功業而言至以文章為所以致  
 成功處尤非如其說夫子當從文章歸到成功矣須

知成功文章雖是兩樣而禮樂制度却是事業成就  
 後發用出來蓋功業初成禮樂尙未興制度尙未備  
 到成功後愈漸次做得文章可觀耳玩本文上  
 句多一也字則從成功看出文章亦非牽強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五人禹稷契臯陶伯益

**同**大全勿軒熊氏曰按虞書命禹宅百揆禹讓稷契  
 臯陶禹治水益稷為有功舜欲讓位於臯陶禹欲讓  
 位於益則功德之著可見矣○新安陳氏曰虞廷之  
 臣五人其尤也○仁山金氏曰禹為司空平水土稷  
 名棄為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飢契為司徒民是  
 以有教化臯陶為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為虞官掌  
 山澤是以鳥獸魚鼈民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  
 惡物不為民害  
**辨**按天下治只是堯時已治之天下與用五人經營  
 治理者迥別祇要關會下際字看



朱子其同仇效

藏板

###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一人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同慶源輔氏曰荀子云治亂謂之亂猶治汚謂之汚也則亂之訓治久矣  
辨按夫子此章書非徒作帝王升降之感記者因夫子下有論列故記首二節未嘗以治亂二字為眼目看集註解亂字只曰治也可見○煞重兩有字下唐虞之際之盛與千古人才之難都只含在這一有中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評類問集注云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此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闕了曰寧可將上一句存在這裏若從元注說則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於今為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盛

夫子是司條梓 命吾 卷八 泰伯 三 近譬堂



同大全西山真氏曰聖賢言才有與德合言者才子才難是也。有與德分言者有才而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是也。才子以齊聖廣淵忠肅恭懿之德言。與此才難即德也。然不曰德而曰才者德專以本體言。才兼以著於用者言。才子才難之才。體用兼全者也。若與德分言。則所謂才者。專指智能技藝耳。才本於德。雖才未備。不害為君子。才不本於德。雖其才可喜。不免為小人。○厚齋馮氏曰堯以唐侯升為天子。虞河東太行山西地。舜居之以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後升帝位。遂以為號。○新安陳氏曰此言人才難得。自古而然。堯舜以聖聖繼作。而後周召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此天地間貞元會合之運。亘古而僅兩見者也。五人反以為盛者。即晉三卿為主。可謂眾矣。之意况唐虞人才之尤者五人。豈五人之外無人乎。○蔡虛齋曰才者德之用也。此章言才皆就處說。不是兼體用。是有體之用矣。○才難一條。夫子本為周言。而提及唐虞。耳當時門人聽言者亦甚高識。便敢把之為人為進於周之十人。故以五人列其十人。

之上。以起夫子之言。而不以為嫌。蓋人才不以多寡為盛衰。顧其人物地位何如耳。○林次崖曰夫子說才難時。必是舉武王于有亂臣十人之言。下文始承之曰於斯之為盛。不然則斯字似虛下。雖有九人而已之語。終未明白。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或是門人因聖人此言而着一句。○呂晚村曰聖人心胸大。所歎在古今運會興隆。世道升降。純是天理上事。後人所見。卻止得後世英雄豪傑。失路不得志心事。淋漓悲壯。只成自己功利。皆意氣之私。看得聖人一生。栖栖亦止。是這箇念頭。發為感慨。卻是絕不相比。附處。與仇滄柱曰唐虞二句。亦含有難意。蓋自唐虞至周。僅兩見多才。即此便見其難。下文九人而已。益見其為難也。然玩集註。則上二句方贊周才之盛。於下二句。方歸到才難本意。○按夫子劈頭便嘆才難。不其然乎。蓋由唐虞以迄。我周千有餘年。才僅兩盛。故嘆之耳。至有婦人焉。二句。又是於盛中亦見其難。乃更轉步以足之。今人因此遂謂周才不及唐虞。於降自夏商。皆不能及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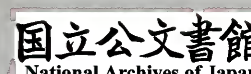


全不體貼。不知夫子所以相提並論者。正以貞元會。合不常有之盛。惟唐虞乃過斯耳。降自夏商。皆不能及。則就虞周一代論人才。何其盛合。千古上下論人才。何其難乎。聖人眼孔大。所以如此說。有婦人二句。不過再找一筆。非正意也。周才之所以稍遜唐虞。亦以五臣皆聖人自周公而外。僅可稱賢。非以數目之多寡分。亦非揖讓征誅之別也。時解因此回護。武王回護十亂。謂所遇之時不同。乃武王十人之不幸。遂牽連到文王。謂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見才不及。唐虞而德則猶揖讓。不知夫子正因言周才之盛。比美唐虞。而因及周德。見其亦足比美唐虞。何嘗有惜周才不足之意。○才字。朱子特解為德之用也。真西山發明虞周之才。為有德之體。而後著於用。固是然。愚意朱子正探下周之德。德字。方下此一句。蓋虞周之才。固為有德之才。而貞元會合氣運。昌隆所以培植深厚。以篤生育。養此才者。必由於在上之德也。是故有唐虞之德。方有唐虞之才。者。必有周之德。亦方有周之才。此古今之才。祇於唐虞兩見。其盛而夫子因才。

之盛。所以追思於周之至德也。此意從無人窺破。禎按古語才難。雖是泛說。然與衰世無遇合之感。自不相干。夫子嘆其然者。蓋即下文虞周僅兩盛之意。不必分別古語之本意。如彼而夫子引述之意。如此也。時解惜才之不為世用。並謂夫子自惜其不能見用於世。皆支辭耳。○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只重言周室。人才之盛。不是與唐虞並說。故語類有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閑了之疑。但玩斯字。則夫子自因讀泰誓。予有亂臣十人。之言。而後有才難之嘆。本非為唐虞發也。記者却因夫子借唐虞來。此並說。故着舜有臣五人。一句。於先。則首一句。究未嘗闕了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日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





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語類** 三分天下有其二，天命人心歸之，自可見其德之盛。不然如此，而猶且不取，乃見其至處。○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文王更在十三年，將終事紂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文王蒸哉，武功皆足。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待他十分黃熟，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

自落下來，武王却似生指破一般。○或問：以為文王之時，天下已二分服，其化使文王不死數年，天下必盡服，不俟武王征伐，而天下自歸之矣。曰：自家心如何測度得聖人心？孟子曰：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聖人已說底話，尚未理會得，何況聖人未做底事？如何測度得？後再有問者，先生乃曰：若紂之惡極，文王未死也。只得正伐救民。○問：文王受命，是如如何？曰：只是天下歸之。問：太王、商、是有此事否？曰：此不可考矣。但據詩云：至於太王，實始剪商。左傳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要之，周自太王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至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孔子乃稱其至德，若非文王亦須取了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日趨之，其勢愈重。此重則彼自輕，勢也。○文王但是做得從容，不迫不更去伐商太猛耳。東坡說：文王只是依本分做，諸侯自歸之。或問：此有所據否？曰：這也見未得在。但是文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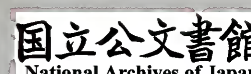


伐崇。截黎等事。又自顯然。書說王季勤勞王家。詩云。太王剪商。都是他子孫自說。不成他子孫誣其父祖。春秋分明說泰伯不從。是不從甚底事。若泰伯居武王之世也。只是為諸侯。但時措之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問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段據本意。只是說文王或問中載胡氏說。又兼武王而言。以為武王之問。以服事商如何。曰。也不消如此說。某也。謾載放那裏。這箇難說。而今都回互箇聖人說。得衣好也不得。如東坡罵武王不是聖人。又也無禮。只是孔子便說得來。平如武未盡善。此等處未消理會。且存放那裏。

**附**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固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非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

**同**大王遷岐。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京。皆雍州境。詩有江沱漢廣。則荆梁州境。殷都朝歌衛地。則兗冀固在畿內。青在冀之東。屬紂可知。若徐揚則未有考。○厚齋馮氏曰。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以對殷而言也。○新安陳氏曰。泰伯不從。剪商。文王三分有二。以事商。其於名分之際。嚴矣。宜夫子皆以至德稱之。范氏謂其指微矣。微指得非專以名分言。譬以泰伯。文王為至德。以武為未盡善。非微指歟。

**異**蔡虛齋曰。武王以十人之九。而克商。有天下。猶未若文王之可以取而不取也。故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只一反手而天下悉為周有矣。文王不取。乃率商之叛國。以服事殷。周之德。其至德乎。○呂晚村曰。先列舜武兩案。後斷周才之盛。幾于唐虞。盡矣。忽稱周之至德。若不相蒙。若有不言之隱。後世遂有疑武王非聖人者。不知





有二服事雖文王之事而亦武王之心節民伐罪雖  
 武王之德而亦文王之德此時有不得不然者耳故不  
 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此周字兼武王對唐虞而  
 言言不獨周之才可以繼唐虞周之德亦未始遜于  
 唐虞也○或曰三分以下自為一章而集註仍舊蓋  
 一并合說正足以見文武皆聖德而服事之德為至  
 德兩義並行不悖

**按**聖人此章之意本是上下千古而嘆人才之難  
 唐虞一盛至周再盛耳降自夏商皆不能及何其盛  
 何其難也今本嘆才難而或惜武王以十人之力克  
 商有天下不若文王之可以取而不取與才難之說  
 全不閉合豈是聖人本意至謂武王不取殷天下亦  
 服事殷則亂臣十人皆為殷有而殷周之際不遜唐  
 虞之際矣如此是揚文王之道濟天下之德而陰貶武王之不  
 德也恐與應天順人道濟天下之旨又相背矣朱子  
 謂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又曰武功皆是文  
 王做來武王但率其伐功耳觀此安得坐文王為  
 終當服事而武之亂臣十人為非耶聖人惟見得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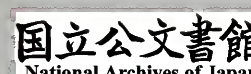
虞有揖讓之德故自五人之才武王以征誅戡亂而  
 亦有十人之才者得毋無德而幸生王國之損耶不  
 知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周之德本為至德而何遜于  
 唐虞之揖讓乎既見培養人才必以德為之本又見  
 天下未嘗無才而以德召德亦自然類應之理故五  
 人非唐虞不顯而十人非我周莫用也其言微矣  
 禎按武王不得已而為之固是聖人之德文王可為  
 而不為更是聖人之至德此論是矣然謂武王牧野  
 以前亦同文王之至德豈武王未伐紂前為至德既  
 伐紂後變為不至德耶須知文王自是文王之事武  
 王自是武王之事本說周德之至不過由武王而  
 推及文王見周才之盛由於周德之至耳何必因一  
 周字遂牽扯武王在內○常解謂因治亂之時勢不  
 同而周才不及虞才故推明事殷以見周德尚及虞  
 德此說貶周才悞矣又有謂周惟繼亂所以得顯其  
 才以此美虞才周雖繼亂而其心則本欲事殷故其  
 德尚可比美虞德者不知夫子止因才盛  
 不多見故嘆其難未嘗有繼亂始盛之意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閒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閒然之有

**或問**溝洫之制曰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道使無水旱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曰禹之若是向也曰胡氏嘗論之矣然禹之儉勤乃其常德未必專為是也然其意亦深矣胡氏曰禹為天子有常奉矣然以鯀功不就而殛死故心常痛之而不忍享其奉也至豐享祀菲黻冕則以奉其先也盡力溝洫則以終其事也古之聖人愛其親有深長之恩如此然而不棄天下者不敢以一家之私而害天下之公也若王哀稽紹則終身不仕可也曰孔子之稱之何也曰洪氏蓋有說焉然夫子亦稱其實而已未必真為此也洪氏曰衰周之時禮失其本而奢僭極矣夫子蓋嘗救之然而矯枉又不可以過正也故稱禹為法焉與墨者之宗禹異矣

**語類**問五峯說禹無閒然矣章云是禹以鯀遭殛死而不忍享天下之奉此說如何曰聖人自是薄於奉已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若只恁地說則較狹了後來者知言也不會如此說○黻蔽膝也以韋為之韋





熟皮也。有虞氏以華，夏后氏以山，殷火，周龍章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鞞。左氏帶裳鞞。曰：書云：奉先思孝，此云致孝必廟焉。而人鬼享之鬼神。○胡氏曰：冕冠上板，前低後高，因倭以得名。○匠人職云：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深廣皆八尺，溝半之，夏制當不異也。既用以定經界，又旱則瀦水，潦則泄水也。○禹之自奉常薄，而宗廟朝廷之禮，百姓衣食之源，則未嘗不盡心，所以不容於非議也。○雲峯胡氏曰：舜稱禹克儉，於此見之。授禹以執中，亦於此見其能行之。集註以為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即各適其中也。若能儉而不能豐，則墨氏之儉非中矣。○新安陳氏曰：禹素履儉勤，不以位為樂，有天下而不與之實也。○陸稼書曰：這一章即所謂允執其中，則無間不中，便有前後帝王皆有間，獨禹無間。看來唐虞三代皆以中道治天下，皆是無可問者。聖人偶就禹歎之耳，亦不是有意去吹毛求疵，然後知其無間。聖人上下千古，

只是將一中字作權量就中道看去，但覺其無絲毫偏處，所謂無間然也。非飲食三句，不是無間之大處，乃是無間之盡處。於此無罅隙可尋，則真無間矣。禹之治天下，其大經大法，豈止三者，特舉三者為例耳。不可呆看，大抵當時禹之為治，將一箇中字發揮得爛熟，直充滿洋溢於天地之間。雖至纖至悉之務，無不是中之流行，隨舉一事，皆可見中。真有左右逢源之妙，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即書所云克儉於家，致孝鬼神，致美黻冕，盡力溝洫，即書所云克勤於邦，儉可問，勤亦可問，宜儉而儉，宜勤而勤，便無可問。這俱存事迹上論，但推其本領，則皆從精。工夫做成來，皆從克艱。心中發出，非精一，則或豐或儉之間，辨別得，不明操持得，不定，安能恰合於中，非克艱，則不能兢兢業業，無以為精一之本。又安能中，故無間者，禹之迹也。精一者，無間之本也。克艱者，又精一之本也。禹之心法，一堯舜之心法也。彼為帝降而王之說者，豈知禹者哉。更有一說，謂之間者，大綱已不差，只是有小小罅隙而已。若大綱先差，則渾身不是了。安



可謂問故後世之治天下非特無間難即有間亦難須先扶起其大綱然後再論其間之有無總之要以克艱之心做精一之功而已○書言濬畎澮在艱食鮮食之前是治水時事此言盡力溝洫是治水後事蓋溝洫是隨時當經營的治水時自有治水時之經營即位後自有即位後之經營若認作一時事則便是作司空事不是為天子事矣又須知盡力三字內有許多斟酌在不然便如熙寧之農田水利不勝其擾○呂晚村曰禹與堯舜之聖同堯舜較大禹較精嚴其分際正在此耳無間只是事事恰好註所謂各適其宜正見其心法之密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至者不能纖微都到也

呂晚村曰問字是吹毛求疵意從吾字生來不從禹字生來○問是搜求罅隙之謂故曰吾無間然不是禹無間然也○無間然者言一無可議也與連得間矣之間同正在事端上說不指心也心之有間無間如何見得惟其事端之顯易細微處無一可議則其全體大用之精密可知歸本心原是推進一層語

只好在末句中說非首句開端意也○問然若說向

心體上則是疑禹非聖人而可也但是事為之末因

面入方比較將來有絲毫不關筭縫處雖無傷於聖

人各體然已得問矣如此看方是求聖人之問然

辨換木子云聖人自是薄於奉己而重於宗廟朝廷

之事夫內而修身不過奉己之事外而天下不過宗

廟朝廷之事但此章就禹儉勤之常德而言其他端

未之及耳若但以此數事為細微之末推及盡處而

言則失之矣內註謂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已是該鉅

細以立言而引外註楊氏有天下不與之說最宜深

玩○若看做夫子有心求禹之罅隙而議之則夫子

反以私心窺大禹矣故謂問字從禹字生來固非謂

從吾字生來尤謬無間然三字連說不分總是見禹

身上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所以無間並非有意推

求間隙亦非專就盡頭微末處吹毫求疵也○當菲

而菲當惡而惡當卑而卑當致孝致美盡力而致孝

致美盡力此所謂豐儉適宜也所以豐儉適宜者皆

命命卷八秦伯

近瞻堂



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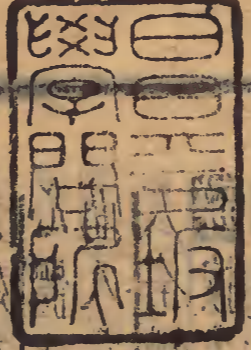
同儔

詩言

三

藏板

禹之心純乎天理而能然也然則心與事原分不開  
 無間正在禹德上說謂指事不指心亦謬○學曾問  
 豐儉適宜如何切得盡力溝洫句曰當盡力處須盡  
 力亦是豐意思若沒要緊事自是不肯盡力做  
 禎按薄已敬神乃自然之常德若因抱羽淵之痛乃  
 致孝享則非抱羽淵之痛將不致孝享乎此朱子所  
 以謂胡說為較狹也溝洫固是田間水道以正疆界  
 備旱潦然禹時與後世不同蓋為平水土之後初開  
 井田之法即井間有溝成間有洫之



利所以與三代之利者也淺看便非  
 之連夫內而外而章章再為之常意而信其利  
 不于云聖人自是誠然也亦非  
 上則其與禹非聖人而世也其

